

說郛卷第二十五

小說十卷

殷芸

齊高城東有蒲臺秦始皇所頓處時始皇在臺下紫蒲繫馬至今蒲生猶繁俗謂之始皇蒲始皇作石橋欲過海觀日出處時有神人能驅石下海石去不速神人輒鞭之皆流血至今悉赤陽城十
一山石盡起東傾如相隨狀至今猶爾秦皇于海中作石橋或云
非人功所建海神爲之豎柱始皇感其惠乃通敬于神求與相見
神云我形醜約莫圖我形當與帝會始皇乃從石橋入海三十里
與神人相見左右巧者潛以脚畫神形神怒曰速去卽轉馬前脚
猶立後脚隨崩僅得登岸 三齊要略

滎陽板渚津原上有厄井父老云漢高祖曾避項羽于此井也爲
雙鳩所救故俗語云漢祖避時難隱身厄井間雙鳩集其上誰知

下有人漢朝每正旦輒放雙鳩或起于此

漢高祖手敕太子云吾遭亂世當秦禁學問生不讀書又不自喜謂讀書無所益洎踐祚以來時方生書乃使人知之者作之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又云堯舜不以天下與子而與他人此非爲不惜天下但子不中立耳人有好牛馬尙惜况天下耶吾以汝是元子早有立意兼羣臣咸稱汝友四皓吾所不能致而爲汝來自爲汝大事也今定汝爲嗣又云吾生不學書但讀書問字而遂知耳以此故不大工然亦足自解今視汝書猶不如吾汝可勤學習每上疏宜自書勿使吏人也又云汝見蕭曹張陳諸公侯吾同時人年倍于汝者皆拜并語汝諸弟又云吾得疾遂困以如意母子相累其餘諸子皆足自立哀此兒猶小也

漢書高帝敕

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府庫金玉珍寶不可稱言其尤驚異者有青玉九枝燈高七尺五寸下作盤龍以口銜燈燈燃則鱗甲皆動

爛炳若列星而盈室復鑄銅人十二枚坐皆高三尺列于筵上琴瑟笙竽各有所執皆點綴華彩儼若生人筵下有二銅管上口高數尺出筵後其一管空一管有繩大如指一人吹管一人約繩則琴瑟笙竽等皆作雖真樂不如琴長六尺安十三絃二十六徽用七寶飾之銘曰璠璵之樂玉笛長二尺三寸六孔吹之則見車馬山林隱嶙相次吹息則不復見銘曰昭華之管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有明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掩心而照之則知病之所在見腸胃五臟歷然無礙又女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始皇常以照宮人膽張心動者則殺之高祖悉封閉以待項羽羽併將以東後不知所在

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疋一名浮雲一名赤電一名絕羣一名逸驃一名飛燕一名綠螭一名龍駒一名驎駒一名絕塵號九駿有求最能馬代王號王良俱還代邸

漢武嘗微行造主人家家有婢有國色帝悅之乃留宿夜與主婢臥有一書生亦寄宿善天文忽見客星將掩帝星甚逼書生大驚連呼咄咄不覺聲高仍又見一男子持刀將欲入聞書生聲急謂爲己故遂縮走去客星應時而退如是者數遍帝聞其聲異而問之生具說所見帝乃悟曰此人必婢婿將欲肆其凶惡于朕乃召集期門羽林語主人曰朕天子也于是擒拏問之服而誅後帝歎曰斯蓋天啓書生之心以扶佑朕躬乃厚賜書生

幽明錄

武帝時長安巧手丁綬者爲恆滿燈七龍五鳳雜以芙蓉蓮藕之奇又作臥褥香爐一名被中香爐本出房風其法後絕至綬始更爲之機環運轉四周而爐體常平可致之被褥故以爲名又作九層博山香爐鏤爲奇禽怪獸窮諸靈異皆能自然轉動又作七輪扇大輪皆徑尺相連續一人連之則滿堂皆寒戰焉

成帝設雲帳雲幄雲幕于甘泉宮紫殿世謂三雲殿

西京雜記

介子推不出晉文公焚林求之終抱木而死公撫木哀嗟伐樹製履每懷割股之恩輒潸然流涕視履曰悲乎足下足下之言將起

于此

吳苑

老子始下生乘白鹿入母胎中老子爲人黃色美眉長耳廣額大目疎齒方口厚唇耳有三門鼻有雙柱足踏五字手把于文

臨玄千瀨鄉記

襄邑縣南十八里曰瀨鄉有廟中九井或云每汲一井而八井水俱動有能潔齋入祠者須水溫卽隨事而溫

郭子

顏淵子路共坐于門有鬼魅求見孔子其目若日其形甚偉子路失魄口噤顏淵乃納履拔劍而前捲捥其腰于是化爲蛇遂斬之孔子出觀歎曰勇者不懼智者不惑仁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孔子嘗使子貢久而不返占之遇鼎弟子皆言無足不來顏回掩口而笑孔子曰回笑是謂賜必來也因問回何以知賜來對曰無足者蓋乘舟而來賜且至矣明日子貢乘潮至

子路顏回浴于洙水見五色鳥顏回問子路曰榮之鳥後日顏回與子路又浴于泗水更見前鳥復問由識此鳥否子路曰識回曰何鳥子路曰同同之鳥顏回曰何一鳥而二名子路曰譬如絲絹煮之則爲帛染之則爲皂不亦宜乎

孔子嘗遊于山使子路取水逢虎于水所與共戰攬尾得之納懷中取水還問孔子曰上士殺虎如之何子曰下士殺虎捉尾子路出尾弃之因恚孔子曰夫子知水所有虎使我取水是欲死我乃懷石盤欲中孔子又問上士殺人如之何子曰上士殺人使筆端又問曰中士殺人如之何子曰中士殺人用舌端又問下士殺人如之何子曰下士殺人懷石盤子路出而棄之于是心服

衛政傳

秦世有謠云秦始皇何強梁開吾戶據吾牀飲吾漿唾吾裳飡吾飯以爲糧張吾弓射東牆前至沙丘當滅亡始皇既焚書坑儒乃發孔子墓欲取經傳墓既啓遂見此謠文刊在塚壁始皇甚惡之

及東遊乃遠沙邱而循別路忽見羣小兒攢沙爲阜問之何爲答云此爲沙邱也從此得病而亡或云孔子將死遺書曰不知何男子自謂秦始皇上我之堂據我之牀顛倒我衣裳至沙邱而亡

安吉縣西有孔子井吾東校書郎施彥先後居井側先云仲尼聘楚爲令尹子西所譖欲如吳未定逍遙此境復居井側因以名焉

山陰之吳興記

鬼谷先生與蘇秦張儀書云二君足下功名赫赫但春華到秋不得久茂日所將冬時說將老子獨不見河邊之樹乎僕御折其枝波浪激其根此木非與天下人有仇怨蓋所居者然子見嵩岱之松柏華霍之樹檀上葉干青雲下根通三泉上有猿狖下有赤豹麒麟千秋萬歲不逢斧斤之伐此木非與天下人有骨血亦所居者然今二子好朝露之榮忽長久之功輕喬松之永延貴一旦之浮爵夫女愛不極席男歡不必輪痛夫痛夫二君二君蘇秦張儀

答書云伏以先生秉德含和之中遊心青雲之上飢必啖芝草渴必飲玉漿德與神靈齊明與三光同不忘將書戒以行事儀以不敏名聞不昭入秦匡霸欲翼時君刺以河邊喻以深山雖復素聞

誠哉斯旨

龜谷先生書

張子房與四皓書云良白仰惟先生秉超世之殊參身在六合之間志凌造化之表但自大漢受命禎靈顯集神母告符足以宅兆民之心先生當此時輝神爽乎雲霄擢鳳翼于天漢使九門之外有非常之客北闕之下有神氣之賓而淵游山隱竊爲先生不取也良以頑薄承乏參官所謂絕景不御而駕服驚駘方今元首飲明文思百揆之佐立則延企坐則引領日昃而方丈不御夜寢而閭闔不閉蓋皇極須日月以揚光后土待嶽瀆以導滯而當聖世鸞鳳林栖不期乎太清麒麟嶽遁不步于郊艸非所以寧八荒慰六合也不及省侍展布腹心略寫至言想望翻然不精其意張良

白四皓答書云竄螿幽藪深谷是室豈悟雲雨之使奄然萃止方
今三章之命邈殷湯之曠澤禮隆樂和四海克諧六律及于絲竹
和聲應于金石飛鳥翔于紫闕百獸出于九門頑夫固陋守彼岩
穴足未嘗踐閭閻目未曾見廊廟野食于豐艸之中避暑于林泉
之下望月晦然後知弓弩之須許伐木然後知斧柯之用當秦項
之艱難力不能負干戈攜手逃奔避役山艸倚朽若立循木似濟
遂使青蠅盜聲于晨雞魯公竊價于隨珠公侯應靈挺特神父授
策無幽而不明也豈有烹鼎和味而願令菽麥側方丈之御披龍
服袞而欲使女蘿上紺綫之緒恐滑泥以濁白水颺塵以亂清風
是以承命傾筐聞寵若驚因飛龍之使以寫鳴蟬之音乞守兔鹿
之志終其寄生之命也

張良書

武帝幸甘泉宮馳道中有蟲赤色頭目牙齒耳鼻盡具觀者莫識
帝乃使朔視之還對曰此怪哉也昔秦時拘繫無辜衆庶愁怨咸

仰首嘆曰怪哉怪哉蓋感動天上憤所生也故名怪哉此地必秦之獄處卽按地圖果秦故獄又問何以去蟲朔曰凡憂者得酒而解以酒灌之當消于是使人取蟲置酒中須臾果糜散矣

朔傳

蔡邕刻曹娥碑傍曰黃絹幼婦外孫蓋白魏武見而不能曉以問羣僚莫有知者有婦人浣于江渚曰第四車中人解卽禰正平也禰便以離合意解云絕妙好辭

吳苑

桓宣武征蜀猶見武侯時小吏年百餘歲桓問諸葛丞相今誰與比意頗欲自矜答曰葛公在時亦不覺異自葛公歿正不見其比

雜記

新淦聶友小兒貧賤嘗獵見一白鹿射中之後見箭著梓樹

惟心

士衡在座安仁來陸便起去安云清風至塵飛揚陸應聲答曰衆

鳥集鳳凰翔

語林

劉道真言十五六在門前鼻上垂鼻涕至胸洛下少年乘車從門

前過曰此少年甚壘塹

上呼回反
下扶推反

劉隨車後問此言爲善惡答以爲

善劉曰若佳言令你翁壘塹你母亦壘塹

雜語

卓異記一

唐李翱

平賊同日

憲宗皇帝朝元和元年十一月一日斬劉闢西川之亂元和十二年十一月一日斬吳元濟淮西之亂元和二年十一月一日斬李錡浙西之亂憲宗誅三賊皆同月同日自古無等

三代爲相

河東公張嘉貞子延賞賞子弘靖按漢書韋平繼嗣爲丞相者若今之張氏三代無比

三十二年作相

梁國公房玄齡按玄齡初與杜如晦爲友屬隋室喪亂未嘗不慨然相顧有匡國濟時之心及唐師至渭北玄齡卽仗策詣軍門秦

王一見引爲謀主屈居相位三十二年而終自古未有

二十七年佩相印

汾陽王郭子儀按子儀至德元年自朔方前節度使加庫部尙書同中書門下考二十四佩相印二十七年自古未有

集異記

唐薛用弱

蒼龍宮銘

蔡少霞者陳留人也性情恬和幼而奉道早歲明經得第選蘄州參軍秩滿漂寓江淮者久之再授兗州泗水丞遂于縣東二十里買山築室爲終焉之計居處深僻俯近龜蒙水石雲霞境象殊勝少霞世累早祛尤諧夙尙於一日沿溪獨行忽得美蔭因就憩焉神思昏然不覺成寐因爲褐衣鹿幘人之夢中召去隨之遠遠乃至城郭處所碧天靈曠瑞日瞳矓人俗潔清卉木鮮茂少霞舉目移足惶惑不寧卽被導之令前經歷門堂深邃莫測遙見玉人當

軒獨立少霞遽修敬謁玉人謂曰愍子虔心合宜領事少霞靡曉
所謂復爲鹿幘人引至東廊止于石碑之側謂少霞曰召君書此
賀遇良因少霞素不工書卽極辭讓鹿幘人曰但按文而錄胡乃
拒爲俄有二青童自北而至一捧牙箱內有兩幅紫絹文書一齎
筆硯卽付少霞曰法此而寫少霞凝神搦管頃刻而畢因覽讀之
已記于心矣題云蒼龍溪新宮銘紫陽真人山玄卿撰良常西麓
源澤東澁新宮宏崇軒轅轍雕玳盤礎檀竦檠壁瓦鱗差瑤
階肪截閣凝瑞霧樓橫祥霓騶虞巡徼昌明捧闌珠樹規連玉泉
矩洩靈廳遐集聖日俯晰太上游儲無極便闕百神守護諸眞班
列仙翁鵠駕道師冰潔飲玉成漿饌瓊爲屑桂旂不動蘭屋互設
妙樂竟臻流鈴間發天籟虛徐風簫冷澈鳳歌諧律鶴舞會節三
變玄雲九成絳闕易遷虛語童初浪說如毀乾坤自有日月清寧
二百三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建于是少霞方更再視遂爲鹿幘人

促之急遽而返醒然遂寤急命紙筆登時記錄自是好奇之人多詣少霞詢訪其事有鄭道古者爲之傳焉用弱亦嘗至其居就求第一本視之筆迹宛有書石之態少霞無文乃孝廉一叟耳固知其不妄矣少霞邇後修道尤遽元和末已云物故

集翠裘

則天時南海郡獻集翠裘珍麗異常張昌宗侍側則天因以賜之遂命披裘供奉雙陸宰相狄梁公仁傑時入奏事則天令昇座因命梁公與昌宗雙陸梁公拜恩就局則天曰卿二人賭何物梁公對曰爭先三籌賭昌宗所衣毛裘則天謂曰卿以何物爲對梁公指所衣紫絁袍曰臣以此敵則天笑曰卿未知此裘價逾千金卿之所指爲不等矣梁公起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見奏對之衣昌宗所衣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怏怏則天業已處分遂依其說而昌宗心赧神沮氣勢索莫累局連北梁公對御就褫其袍

拜恩而出及至光範門遂付家奴衣之乃促馬而去

妓伶謳詩

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齊名時風塵未偶而遊處略同
一日天寒微雪三詩人共詣旂亭貫酒小飲忽有梨園伶官十數
人登樓會讌三詩人因避席隈映擁爐火以觀焉俄有妙妓四輩
尋續而至奢華豔曳都冶頗極旋則奏樂皆當時之名部也昌齡
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觀諸
伶所謳若詩入歌詞之多者則爲優矣俄而一伶拊節而唱乃曰
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
在玉壺昌齡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曰開篋泪沾衣
見君前日晝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適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
尋又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
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則又引手畫壁曰二絕句渙之自以

得名已久因謂諸人曰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俚之詞耳豈陽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吾卽終身不敢與子爭論矣脫是吾詩子等當須列拜床下奉吾爲師因歡笑而俟之須臾次至雙鬟發聲則曰黃沙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渙之卽擲歛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諧笑諸伶不喻其故皆起身曰不知諸郎君何此歛噓昌齡等因話其事諸伶競拜曰俗眼不識神仙乞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從之飲醉竟日

相馬

寧王方集賓客燕話之際鬻馬牙人麴神奴者請呈二馬焉寧王卽于中堂閱試步驟毛骨形相神駿精彩座客觀之不相上下寧王顧問神奴曰其價幾何牙人先指曰此一千緡次指曰此五百緡寧王忻然謂左右曰如言付錢馬送上廐賓客莫測其價之懸

殊卽共咨詢寧王曰諸公未喻當爲驗之卽令鞭轡馳驅往復數
四笑謂座客曰辨其優劣否皆曰不知寧王乃顧于貫者曰此馬
緩急百返蹄下不起纖埃復顧五百緡者曰此馬往來十過足下
頗起塵埃以此等第其價之高下焉座客乃服

荆楚歲時記一卷

梁宗

懷吏部
侍郎

爆竹

正月一日三元之日也史記謂之端月雞鳴初起先於庭前爆竹
以辟山臊惡鬼神異經曰西方山中有人焉其長尺餘一足性不
畏人犯之則令人寒熱名曰山臊人以竹著火中爇音燂爇音燂有聲
而山臊驚憚玄黃經所謂山獾鬼是也俗人以爲爆竹起于庭燎
家國不應濫于王者

敷于散

于是長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賀進椒酒柏酒飲桃湯服却鬼丸敷

于散次第從小起崔寔月令云過臙一日謂之小歲拜賀君親進椒酒從小起按成公子安椒華銘則云肇惟歲首月正元日厥味惟珍蠲除百疾是知小歲則用之漢朝元正則行之天醫方序云劉謂者見鬼以正旦至市見一書生入市衆鬼悉避劉謂書生曰子有何術以至此書生云我本無術出家之日師以一丸藥絳囊裹之令以繫臂防惡氣耳于是劉就書生借此藥至所見鬼處諸鬼悉走所以世俗行之敷于散卽胡治方許出散並有藥斤兩種類

紫姑

正月十五日其夕則迎紫姑以下劉敬叔異苑云紫姑本人家妾爲大婦所妬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作其形于廁中迎之卜呪曰子胥不在云是其婦曹夫人已行云是其姑小姑可出平原孟氏嘗以此日迎之穿屋而去自爾著以敗衣蓋爲此也洞覽云是帝嚳

氏女將死云平生好樂至正月半可以衣見迎又其事也雜五行書廁神名後帝異苑曰陶侃如廁見人自云後帝着單衣平上幘謂侃曰三年莫說貴不可言將後帝之靈憑紫姑而言矣

施鈎

立春日爲施鈎之戲以綆作篋纜相貫絲互數里鳴鼓牽之求諸外典未有前事公輸子遊楚爲載舟之戲其退則鈎之進則強之名曰鈎強遂以鈎爲戲意起于此唯涅槃經云鬪輪貫索其外國之戲乎今鞦韆亦施鈎之類也

禊祓

三月三日禊祓按韓詩云唯溱與洧方洄洄兮唯士與女方秉蘭兮注云今三月桃花水下以招魂續魄祓除歲穢周禮女巫巫歲時祓除釁浴鄭注云今三月上巳水上之類司馬彪禮儀志三月三日官民並禊飲東流水上彌驗此日南岳記云其山西曲水壇水

從石上行士女臨河壇三月三日所逍遙處續齊諸記云晉武帝嘗問尙書摯虞曰三日曲水其義何指虞答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一村以爲怪乃相攜之水濱盥洗遂因流水以濫觴曲水起此帝曰若如此說便非嘉事尙書郎束皙曰摯虞小生不足以知此臣請說其始昔周公卜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流又秦昭王三月上巳置酒於河曲有金人自東而出奉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諸侯乃因其處立爲曲水二漢相沿皆爲盛集帝曰善周處及吳徵注吳地記則又引郭虞三女並以上巳日死故臨水以消災所未詳也張景陽洛襖賦則洛水之遊傅長虞神泉文乃園池之宴孔子曰暮春浴乎沂則水濱襖祓由來遠矣

逐除

七月七日此夜云爲織女牽牛聚會之日戴德云此月也織女束

向蓋言星也春秋斗運樞云牽牛神名略石氏星經云牽牛名天關佐助期云織女神名收陰史記天官書云是天帝外孫傅玄擬天問云七月七日牽牛織女會天河此則其事也河鼓黃姑牽牛也人家婦女結綵樓穿七孔針以乞巧也

逐除

十二月八日諺云臘鼓鳴春艸生村民打細腰鼓戴胡公頭及作金剛力士以逐除禮記云儺人所以逐疫鬼也呂氏春秋季冬記注云今人臘前一日擊鼓驅疫謂之逐除晉陽秋王平子在荊州以軍圍逐除以鬪故也玄中記顓頊氏三子俱亡處人宮室善驚小兒漢世以五營千騎自端門送洛水故東京賦云振子萬童玄裳丹首幘卽赤幘也逐除所服宣城記云洪矩吳時作廬陵郡載土船頭逐除人就乞矩指船頭云無所載土耳小說孫興公常着戲頭與逐除人共至桓宣武家宣武覺其應對不凡推問乃驗也

金剛力士世謂佛家之神案河圖玉版云天立四極有金剛力士共長三十丈此則其義

竈神

其日並以豚酒祭竈神禮器云竈者老婦之祭所以尊于瓶盛于盆言以瓶爲尊盆盛饌許慎五經異義云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火正也祀以爲竈神姓蘇名吉利婦姓王名搏頰漢陰子方臘日見竈神以黃犬祭之謂爲黃羊陰氏世蒙其福俗人所競於此

桐譜 一卷全抄

宋陳

翥

號潤庵
民字子翥

古者汜勝之書今絕傳者獨齊民要術行于世雖古今之法小異然其言亦甚詳矣雖茶有經竹有譜吾皆略而不具吾植桐乎西山之南乃述其桐之事十篇作桐譜一卷其植桐則有紀誌存焉聊以示于子孫庶知吾既不能干祿以代耕亦有補農之說云耳
皇祐元年十月七日夜

篇目

一之敘源

二之類屬

三之種植

四之所宜

五之所出

六之采斫

七之器用

八之雜說

九之記誌

十之詩賦

敘源第一

桐柔木也月令曰清明桐始華又呂氏季春月紀云桐始華高誘曰梧桐也是月生葉故云始華爾雅釋木曰櫟桐又曰榮桐木郭並云卽今梧桐也疏引詩大雅云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是也書云嶧陽孤桐釋木所謂櫟榮者乃桐之一木耳古詩云椅桐傾高鳳又曰井梧棲雲鳳故詩書或稱桐或云梧或曰梧桐其實一也初生葉脆而易長一年可聳七八尺更糞之圍五六寸萌子采伐之巨椿者或可尺圍毳其萌至二月三月方漸向陽者尤早背陰差遲其枝榦濡脆而嫩又空其中皮膚葉薄易爲風物所傷必須成

氣而後花是故稚嫩者先榮其葉茂盛者先榮其花花有先後先者未有葉而開自春徂夏迺結其實實如乳尖長而成穗莊子所謂桐乳致巢是也後者至冬葉脫盡後始開秀而不實其蕊萼亦小子先時者是知桐獨受陰陽之淳氣故開春冬之兩花而異于羣木也其葉味苦寒無毒主惡蝕瘡著陰皮主五痔殺三蟲療賁豚氣病其花飼豬肥大三倍然其皮葉亦有效于人也或者謂鳳凰非梧桐而不棲且衆木森森胡有不可止者豈獨梧桐乎答曰夫鳳凰仁瑞之禽也不止強惡之木梧桐葉軟之木也皮理細膩而脆枝幹扶疎而軟故鳳凰非梧桐而不棲也又生于朝陽者多茂盛是以鳳喜集之卽詩所謂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鳳凰鳴矣于彼高岡者也詩稱椅桐梓漆後之人不別椅桐之異以爲是一木故古詩云椅桐傾高鳳嵇叔夜琴賦云惟椅桐之所生注云椅梧桐也又陶隱居云梧桐一名椅桐也是不知椅與桐別耳故毛傳

云椅梓屬也孔氏引釋木云椅梓合又曰一名椅郭云卽楸也湛露曰其桐其椅旣爲類而梓一名椅故云椅桐爲梓屬言梓屬則椅梓別而釋木椅梓爲一者陸云梓者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梓實桐皮曰椅則大類同而小別也定本椅梓屬無桐字于理是也是知椅與桐非一木也夫桐之爲木其異于羣類卓矣生則肌骨脆而嫩死則材體堅而韌燥之所加而不坼裂溼之所漬而不腐敗雖松柏有凌霄冒雪之姿苟就以燥溼則與朽木無異耳王氏謂受氣淳矣真不虛也于桐可獨見之矣其體溼則愈重乾則愈輕生時以斧斫之甚易乾乃軟而拒斧故鄙諺云輕是桐重是桐難斫亦是桐此之謂也

類屬第二

桐之類非一也今略志其所識者一種文理麤而體性慢葉圓大而尖長光滑而毳稚者三角因子而出者一年可拔三四尺由根

而出者可五七尺已伐而出于巨椿者或幾尺圍始小成條之時
心葉皆茸毳而嫩皮體清白喜生于朝陽之地其花先葉而開白
色心赤內凝紅其實穠先長而大可圍三四寸內爲兩房房中有
肉肉上細白而黑點者卽其子也謂之白花桐一種文理細而體
性緊葉三角而圓大于白花花葉其色青如上多毳而不光滑葉
甚硬文微赤擎葉柄毳而亦然多生于向陽之地其茂拔但不如
白花者之易長也其花亦先葉而開皆紫色而作穠有類紫藤花
也其實亦穠如乳而微尖狀如訶子而粘莊子所謂桐乳致巢正
爲此紫花桐實而中亦兩房房中與白花實相似但差小謂之紫
花桐其花亦有微紅而黃色者蓋亦白花之小異者耳凡二桐皮
色皆一類但花葉小異而體性緊慢不同耳至八月俱復有花花
至葉脫盡後始開作微黃色今山谷平原間惟有白花者而紫花
者尤少爲一種枝幹花葉與白桐花相類其聳拔遲小而不侔其

實大而圓一實中或二子或四子可取油爲用今山家多種成林蓋取子以貨之也一種文理細緊而性喜裂身體有巨刺其形如檣樹其葉如楓多生于山谷中謂之刺桐晉安海物異名志云刺桐花其葉丹其枝有刺云凡二桐者雖多榮茂而其材不可入器用亦不爲工匠之所瞻顧也一種枝不入身葉俱滑如棕之初生今兼并之家成行植于階庭之下門墻之外亦名梧桐有子可噉與詩所謂梧桐者非矣一種身青葉圓大而長高三四尺便有花如真紅色甚可珍愛花成朵而繁葉尤疎宜植于階壇庭榭以爲春秋之榮觀厥名真桐亦曰頽桐焉凡二種雖得桐之名而無工度之用且有近貴色也

種植第三

凡種其子當先糞其地然後勻散之一春可高三四尺瘠地只一二尺耳土膏腴則莖葉青嫩而烏黑土瘦薄則成蒼黃之色至冬

便可易而植之易之則獨根者不深而又易蔓苟從小而不易至大則多爲疾風之所倒折以其一根不能自持故也凡桐之子輕而喜颺如柳絮飛可一二里其子遇地熟則出在林麓間則不生矣夫種子所長猶遲不如倒條壓之覆以肥土自然節節生條而上又多散根俟根莖大斷而植之勝于種者又下子之地宜高厚之處低溼則不能萌矣或要其栽之速者當于桐處耕鋤其下使蔓根可斷則其根斷自萌而茂與夫子種者又相萬矣凡植之法于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正月葉隕汁歸其根皮榦未通之時必先坎其地而後糞之擇植一二春者全其根勿令凍損經久爲霜雪所薄掘後卽時以內坎中厥坎惟寬而深先糞之以栽著其上又復以糞覆之其上以黃土蓋焉一免走肥二亦拒搖至春則榮茂而木又易于條榦其新莖可抽五六尺者迨又至春則根行而蔓其發乃尤愈于初春時也如用春植則皮汁通葉將萌根一傷故

枝葉瘁矣。至來春則齊土斫去矣。以土塞其空心者。免爲兩所灌。令別抽新者。不然。至別下栽時。便斫去而植。則尤妙于春斫也。蓋春斫則破損其椿。又搖其根。故也。桐之性不耐低溼。惟喜高平之地。如植于沙溼。低下泉潤之處。則必枯矣。縱抽茂。不如高平之所。凡植後。至于抽條時。必生歧枝。日頻視之。如歧枝萌五六寸許。則去之高者。手不能及。則以竹夾折之。至三二年。則勿去其枝。恐其長而頭下垂。故也。伺其大。則緣身而上。以快刀貼身去。慎勿留椿。只經一兩春。自然皮合也。桐之皮甚軟脆。而易傷。切忌耕鋤之時。及牛馬等損之。如有所損。當以楮皮纏縛之。不爾。則汁出也。及才一二丈。則多斜曲。亦可以物對夾縛之。令直。以木牽之。亦可。蓋桐抽條。不戴首而出。又虛軟。故耳。仍不喜巨材所蔭。如此。葺之。其長可至十丈者。故枚乘七發云。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信哉。凡桐之茂大。尤速於餘木。故鄙語云。相訟好栽桐。桐樹好做飯。訟方興。

言其易大也

所宜第四

桐陽木也多生于崇岡峻嶽巉岩盤石之間茂拔顯敞高暖之地
卽嵇叔夜所謂榮綺季之疇乃相與登飛梁越幽壑拔瓊枝陟峻
坂以游乎其下是也今桐之所生未必皆茂于崇岡峻嶽但平原
幽顯之處向陽之地悉宜之其性喜虛肥之土植者其下當常鋤
之令熟無使草之滋蔓爲諸藤之所纏縛致形材曲而不滑及有
竹木根侵之盡鋤去更用諸糞壅之則其長愈出野者數倍十餘
年間可幾抱矣其地宜黃土之地則自然榮矣若沙石之所雖與
時皆昌其長拔尤遲焉樂肥與熟者惟桐耳縱桑柘亦無所敵夫
肥熟則葉圓而大條虛而嫩葉圓而大則鼓風矣條虛而嫩則易
折矣凡欲避鼓折之患則以竹竿破其葉令作三片又摘之令疏
則雖遇疾風不能損也以其葉破故耳至三四春乃自堅成不必

然也桐之性皆惡陰寒喜明暖陰寒則難長明暖則易大故詩雅云梧桐生矣于後朝陽是也或陰溼之地植之終不榮矣夫陰溼則枝幹曲而斜漬溼則根葉黃而槁凡植于高平黃壤經三兩春後鋤其下令見蔓根以糞植之尤良蓋厥性耐肥故也

所出第五

夫桐之所出豈獨蜀之爲美植之亦可以爲器詩不云乎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斯可知矣江南之地尤多今略志其書傳所出堪美材者嶧山書云嶧陽孤桐注云嶧山書曰嶧陽之陽特生桐中琴瑟龍門山周禮春官大司樂云龍門之琴瑟注云龍門山名也枚乘七發云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中鬱結之輪菌根扶疎以分離上有千仞之峰下臨百丈之谿湍流遡波又澹淡敢後反之其根半死半生冬則冽風漆霰飛雪之所激也夏則雷霆霹靂之所感也朝則黃鸝鴉鳴焉暮則羈雌迷鳥宿焉獨鶴晨號

乎其上的鷓鴣哀鳴翔乎其下是言龍門所生之桐也雲和山周禮大司樂云雲和之琴瑟以禮天神注云雲和山名也空桑山又大司樂云空桑之琴瑟注云空桑山名也此言雲和空桑山之桐耳可爲琴瑟以禮天地神祇也寒山張協七命云寒山之桐出自太冥含黃鍾以吐榦據蒼岑而孤生又云晞三春之溢露遡九秋之鳴颺零雪寫其根霏霜封其條木旣繁而後緣艸未緣而先凋剪葳蕤之陽柯剖大呂之陰莖注云太冥北方也其有驃國吹臺所生之類備于雜說篇中此不具也

采斫第六

夫別地之肥瘠辨木之善否知長育之法識栽接之宜者惟山家流能之然至其長養剝斫之術多不能盡之蓋只知其長養之道而不詳乎器用所妨者今山家凡剝樹之枝悉皆去枝數寸或尺餘云免爲雨所灌損而不知槁樁長則皮不能包矣迨至材巨槁

椿方沒却反引水自灌及伐用之時以斧鋸刃之卽其槁椿腐而所置器者必爲空穴矣良由去之不早耳凡長桐木三二春其歧枝可以竹夾去之竹夾不能及則緣身而上用快刀去之其去之務令與身相平勿留餘枿不一二春自然皮合矣至大而用之則無腐穴之病于其中也歧枝只候長五寸便可折矣亦無留嫩椿則萌矣夫豈惟桐乎斫諸木者亦可平身而去但人自昧耳桐材成可爲器其伐之也勿高留焉齊上而取之若在山岩險絕之地邃塢坑崖之處其倒之則必拗驚折裂撲傷體理以其勢不可以伐故也如伐之法宜當所伐之下斧破之上用巨繩纏縛一尺有餘則免折裂之虞矣復用繩牽之俾向上山而從仍先去其臨險之枝則亡撲損之害矣不然則周鋤其下以斧悉斷其根則其倒也無二者之患然臨事籌計智出于匠氏但貴其勿傷爲善者也凡諸材之用其伐必當八九月伐之爲良不爾必多蛀蝕惟桐木

無時焉

器用第七

古今匠氏爲小大之器度而用之其可貴者則必云烏桺白楊梓
楝圭楠山桃白石櫛栗榿楠松柏椅棊之類善則善矣然而采伐
不時則有蛀蟲之害焉漬溼所加則有腐敗之患焉風吹日曝則
有坼裂之變焉雨濺泥淤則有枯蘚之體焉夫桐之材則異于是
采伐不時而不蛀蟲漬溼所加而不腐敗風吹日曝而不坼裂雨
濺泥淤而不枯蘇乾濡相兼而眞質不變榿楠雖類而其永不敵
與夫上所貴者卓矣故施之大廈可以爲棟梁桁柱莫比其固但
雄豪侈靡貴難得而尙華藻故不見用者耳今山家有以爲桁柱
地伏者諸木屢朽其屋兩易而桐木獨堅然而不動斯久効之驗
矣又世之爲棺槨其最上者則以紫沙楛爲貴以堅而難朽不爲
乾溼所壞而不知桐木爲之尤愈于是夫沙木齧釘久而可脫桐

木則粘而不鏽久而益固更加之漆措諸重壤之下周之以石灰與夫沙槩可數倍矣但識者則然亦勿爲豪右所尙也凡用琴瑟之材雖皆用桐必須擇其可堪者周禮取雲和龍門空桑之桐爲琴瑟陶隱居云惟岡桐與白桐堪作琴瑟書云嶧陽孤桐風俗通云生岩石之上采東南孫枝以爲琴是擇其泉石向陽之材自然其聲清雅而可聽蔡伯喈聞夔下桐聲取以爲琴號曰焦尾則知桐之材有賢不肖皆混而無別惟賞音者識之耳凡白花桐之材以爲器燥溼破而用之則不裂今多以爲甌杓之類其性理慢之然也紫花桐之材文理如梓而性緊而不可爲甌以其易坼故也使尤良焉餘桐之材但有名耳不入棟梁棺槨器具之用矣今之僧舍有刻以爲魚者亦白花之材也匠氏之用尤喜于紫花者白花澁而難光淨紫花緊而易光滑故也

魏明帝猛虎行曰雙桐生枯井枝葉自相加通泉溉其根玄雨潤其柯王逸少曰木有扶桑梧桐松柏皆受氣異于羣類者也莊子云空門來風桐乳致巢注門戶空風喜投之桐子似乳著葉而生鳥喜巢之易緯曰桐枝濡毳而又空中難成易傷須成器而華新論曰神農皇帝削桐爲琴風俗通曰梧桐生子嶧陽山岩石之上采東南孫枝爲琴聲清雅莊子曰外子之神勞子之精則倚樹而吟據梧而瞑注云勞困故耳呂氏春秋曰成王與唐叔虞燕居翦桐葉以爲珪曰以此封汝淮南子曰智者有所不足故桐不可以爲弩遁甲曰梧桐不生則九州異君注梧桐以知日月正閏生十二葉一邊有六葉從下數一月有閏則十三葉視葉小者則知閏何月也不生則九州異君崔綺七蠲曰爰有梧桐生于玄谿傳根朽壤託險生危淮南子曰桐木成雲注云取十石瓮滿以水置桐其中蓋之三四日氣如雲作莊子曰鷓鴣發南海而飛于北海非

梧桐不止非竹實不食名山志曰吹臺有高桐皆百圍嶧陽孤生
方此爲劣淮南子曰以巨斧擊桐薪不待利日良時而後破之加
斧桐薪之上而無人力之奉雖順招搖刑德而不能破无其勢也
論衡曰李子長爲政欲知囚情刻梧桐象囚形鑿地爲坎臥木囚
其中囚若正木囚不動若有冤木囚動出蓋人之精誠著木人也
古詩曰井梧棲雲鳳又曰倚梧傾高鳳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
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于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
若桐梓哉弗思甚也今有場師舍其梧櫝養其棘棘則爲賤場師
矣廣志曰驃園有白桐木其葉有白毳取其毛淹漬緝織以爲布
齊地記曰齊城有梧臺卽梧桐宮也齊書曰豫章王于郡起山列種
桐梧武帝幸之置酒爲樂瑞應圖曰王者任用賢良則梧桐生于
東廂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王其政平梧桐長生述異記曰梧桐
園在吳夫差舊園一名琴川梧園在句容縣傳曰吳王別館有楸

梧成林焉古樂府云梧宮秋吳王愁是也秦記曰初長安謠曰鳳
鳳鳳鳳止阿房苻堅遂于阿房城植桐數萬株以待之其後慕容
冲入阿房而止焉冲小字鳳也晉書武帝時臨平岸崩出一石鼓
打之無聲張華曰可以蜀中桐木刻魚形扣之得鳴如其言果聲
聞數十里後漢書蔡邕在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裂之聲
知其良木也請裁爲琴果有美音故時人名之曰焦尾琴齊書曰
王晏爲員外郎父普曜齋前松樹忽成梧桐論者以爲梧桐雖有
棲鳳之美而失後彫之節晏後果不終高僧傳曰僧瑜幼入釋門
擔薪欲焚身以宋孝建中集薪爲龕請僧設齋禮別而入火中經
三日而瑜房內忽生雙桐樹根枝豐茂鬱翠非常道侶異之號爲
雙桐沙門

記誌第九

西山植桐記云咸整子陳翥字子翔少漸義方訓涉孤哀淪于季

孟惇疾否滯十有餘年蝸蠹木虛根枝不附志願相畔退爲治生
至慶曆八年戊子冬十有一月于家後西山之南始有地數畝東
止陳翊西止紫檜凡東西延二十丈有奇南止弟翊北止兄剪凡
南北袤十丈有奇自十二月至于皇祐三年辛卯冬澆而種之凡
數百株南栽棘榆以累翊北樹堇籬以分剪餘桐皆布于內靡有
列也未植前坎其地有圃者至而問曰將胡爲乎余答曰植桐于
其中圃者笑曰分利之速植桐不如植桑之溥矣余應之曰吾非
不知衣食之源爲世所急但足而已夫仲尼豈不能明老圃之業
乎下惠豈不能爲盜跖之事乎苟議利而後動誠聖賢之所不取
亦予心之所未能也翌日將植撫而祝之曰爾其材森森直而理
敷榮朝陽立而不倚吾將激清風鏘其聲聽之以爲古琴之操焉
爾其葉萋萋綠而繁應時開落不爲物頑吾將招君子游其下樂
之以代靈鳳之棲焉又曰吾今四十矣俟我數十年當斬爾爲周

身之具斯吾植之心也因書爲植桐記西山桐竹誌云慶曆八年冬十有一月咸聲子陳翥始有地數畝于山之南其下舊有水竹之苗陳以厥土惟黃壤非桑之宜堪桐與竹耳始其謀而意氏謂曰吾謂數畝桐竹豈爲生之急務乎陳子然其語遂卒皆植桐與竹而自謂曰農圃之事予豈不能爲哉苟有白圭陶朱之術以致富而亡白圭陶朱之心亦聚禍之林藪窟宅耳昔齊豫章王子郡起山別種桐竹號桐山武帝幸之置酒爲樂吾雖布衣孤而且否亦心有所好焉夫竹歲寒不易所以堅志性之操也桐識時知變所以順天地之道也伺桐茂竹盛則當列坐石命交友談詩書論古今以招涼乎其下豈有期我桑中之刺哉俾後之好事者觀之知陳子雖無桑梓起家之能亦有虛心待鳳之意其豫章王子猷之儔乎乃自號桐竹君旣爲植桐記又作桐竹誌以盡之云

詩賦第十

植桐詩

并序

書曰嶧陽孤桐詩云椅桐梓漆謂其可以爲清廟之

雅器含太古之正音也然自非蔡伯喈之奇識張茂先之博物亦
竈下之勞薪林中之常木耳慶曆八年冬予植桐竹八十株于西
山之南因爲植桐詩云桐竹君詠并序吾年至不惑命乖強仕墳
簞不合遂成支離始有數畝之地于西山之南乃植桐與竹伯仲
皆竊笑之以爲不能爲農圃之事而不知吾無錐刀之心不迫于
世利但將以游焉而至其中休焉而坐其下可以外塵紛邀清風
命詩書之交爲文酒之樂亦人間之逸老壺中之天地也乃自號
桐竹君又爲之詠云高桐臨紫霞修篁拂碧雲吾常居其間自號
桐竹君不解做俗利所希脫世紛會交但文學啟談皆典墳噓嗟
機巧徒反道是胡云 西山桐十詠 并序 吾始植桐于西山之陽
議者謂其治生之拙及數年桐茂森然可愛而翫復私羨之始知
桐之易成耳因作西山桐十詠識所好也桐栽曰吾有西山桐植

之未盈握所得從野人移來出喬嶽節凝葉尙祕根凍土自剝
匪爲待籬鷄庸將棲鸞鴛異日成茂林論材誰見擢巨則爲棟梁
微亦任楹桷仍堪雅琴器奏之反淳朴大匠如願伶委軀願雕斲
桐根曰吾有西山桐密隣桃與李得地自行根受芘踰高藟上濯
春雲膏下滋醴泉髓盤結伴循環歧分類枝體乘虛肌體大憤張
土脉起扶疎向山壤蔓衍出林址願借久生固無爲半生死死議
大廈材合抱由茲始桐花曰吾有西山桐長成茂其花香心自蝶
戀縹縹帶無涯白者含秀色粲如凝瑤華紫者吐芳英爛若舒朝
霞素柰未足擬紅杏寧相加世但貴丹藥天豔資驕奢歌管繞庭
檻翫賞成今誇倘或求美材爲爾長吁嗟桐葉曰吾有西山桐下
臨百丈溪布葉雖遲遲底本亦萋萋密類張翠幄青堪翦封圭滑
澤經日少濡毳隨幹躋迎風帶影動墜雨向身低寧隱凡鳥巢自
蔽儀鳳棲松柏徒爾頑蒲柳空思齊但有知心時應候常勿迷桐

乳曰吾有西山桐其實狀如乳含房隱綠葉致巢來翠羽外滑白
爲穗中犀不可數輕漸曝秋陽重卽濡絲兩霜後感氣裂隨風到
烟塢雖非松柏子受命亦于土誰能好琴瑟種之向春圃始知非
凡材諸核豈相伍桐孫曰高梧已繁盛蕭蕭西山隴叢葉竟開展
孫枝自森聳擅美惟東南滋榮藉萋華不能容燕雀只許棲鸞鳳
寧入吳人爨堪隨伯禹貢雨露時加潤霜雪胡爲凍况有奇特材
足任雅琴用中含太古音可奏清風頌桐風曰分材植梧桐桐茂
成翠林日日來輕風時時自登臨拂幹動微霏吹葉破圓陰虛涼
可解愠鼓拂如調琴莫傳獨鵠號願逐棲鳳吟豈羞楚襄王蘭臺
堪披襟亦陋陶隱居高閣聽松音無爲搖落意慰我休閒心桐陰
曰枝軟自相交葉榮更分茂所得成清陰仍宜當白晝陰疑翠帟
展翳若繁雲覆日午密影疊風搖碎花漏冷不蔽空井高堪在庭
甃吾本閑野人受樂忘矰疚亭亭類張蓋翼翼如層構日夕獨徘徊

徊猶思一重復桐徑曰時人羨桃李下自成蹊徑而我愛梧桐亦
以成乎性中平端隧道還往非遼夔直入無敲斜橫延亦徑挺月
夕葉影碎春暮花光映清朝濛露溼落日隨烟暝不使艸蔓滋任
從根裂迸堪諧蔣詡徒惟任蓬蒿盛 桐賦 井序 始吾植桐與竹
于西山南見諠乎天倫間以謂拙難于生計不如桑柘果實之木
有所利吾決而遂其志乃自號桐竹君以固而拒之又作西山桐
詩十二首復掇其詩之餘次而爲賦所以伸植之之心也其辭曰
伊梧桐之柔木生崇絕之高岡盜天地之淳氣吐春冬之奇芳借
濡潤于夕陰藉和暖于朝陽緜歲月而久跼森鬱茂而延昌爾其
溪臨千仞岩空百丈曾巘岏以周列重峰業其相向勢崔嵬而峭
且峻形巉嶮而不可上崖巘岏以無土壑嶒岏而勿傲幹上拔而
雖榮根下朶而不長迅雷疾風之所飄擊勇流飛溜之所滌蕩蒙
苦霧而含暝鎖愁雲于寫望霏霜封條而欲折積雪擁根而致強

枝蠹則中乾節傷則液穢同粉棘以溷殺雜樞榆而蒼莽于是哀
狄晨登飢鳥夜啼熊狐旁宿麝覺下蹊悲號叫嘯回惶慘悽勇夫
聞之而心碎山鬼尋之而晝迷寒鷗啄鷹以之游集妖鳥怪鵬以
之安棲蓋人迹罕履故物雜來萃材雖具不見用于匠氏根已固
故不可以移徙其或春氣和木向榮飛子結孕披抵抽萌條蠢蠢
以嫩聳葉茸茸而綠成暑再離而自茂氣猶缺而未英當斯時也
吾孤且否人無我諳既支離而不暖始有地于西山之南遂忘刻
銳任情意命鑿以難艸向陽以闢地列行之坑坎有鱗鱗之位
次庸以植梧桐而異羣類也由是召山叟訪場師披榛棘之藜薄
陟峯巒之險危望椅梓以相近求拱把而見移全根本之延蔓擇
材榦之珍奇乃等地以森植亦分株而對之侔砥通之矢直鄙左
右之器欹邁夾道之細柳類通衢之高椅累歲時而茂盛發花葉
之繁滋土膏泉液以澤乎根春風夏雨以長其枝晨霞暮雨以陰

其鞞清露薄霧以潤其肌陽鳥舒暖以條布陰兔飛光而影垂佳
絲雪之難積曠岩霜之易晞是以其上則鶻鷂驚鷓之所不敢接
也其下則騰猿飛獮之所不獲息也結藤垂蔓莫得而依也奔泉
依瀨亡由而及矣故遠而望之如列戟與排矛卽而憇之若綠幄
與翠稠將以集鸞鷲鳴鸚鵡翫之以興詠聽之以消憂于是招直
諒之賓命端善之友坐萋萋之陰蔭論詩書之咸否逍遙乎心氣
宴樂以文酒賞茲桐之森森敵桑柘之黝黝彼槐欵婆娑樗傷擁
腫一則爲盡其生意一則嗟無其器用未若葉中藥餌材堪梁棟
雲和曾入于周制嶧陽乃隨于禹貢有名實以相副豈虛僞之動
衆吾將采東南之孫枝劍疏白之雅琴絃以壓桑之絲徽以雙南
之金同夔牙以揮鼓並鍾期而側聆追淳風于先德寫太古之遺
音使桀紂之樂慚靡鄭衛之聲愧淫非鏗鏘也不足以傾鄙夫之
耳有幽靜也自可以悅君子之心桐竹君乃神魂清心志和以道

自任孰知其它據高梧以釋俗申素臆以長歌歌曰蒿艾茂郁兮
椒蘭不馨柞櫟芬芳兮榲桲不亨苟毀方以趨勢兮雖械樸而見
稱儻容援之云依兮雖楸梓而勿名且斥遠于匠石兮終見委于
林衡自樂天以知命兮故無慮而自營歌卒瞬目周翫沉吟自斷
復以餘音系而爲亂曰貴遠賤近時之宜兮衆咸去朴爭華僞兮
花葉不能資耳目兮子實無堪充口腹兮人誰采用到林麓兮雖
材還同不材木兮吾願終身老林泉兮器與不器居其間兮梓桐
放懷人事都捐兮優游共得終天年兮

北風揚沙錄一

金國本名朱里真番語舌音訛爲女真或曰慮真避契丹興宗宗
真名又曰女直肅慎氏之遺種西海之別族也或曰三韓辰韓之
後姓挈氏于夷狄中最微且賤唐正觀中靺鞨來中國始聞女真
之名世居混同江水東長白山鴨綠木之源南鄰高麗北接室韋

西界渤海鐵離東瀕海三國志所謂挹婁元魏所謂勿吉唐所謂黑水靺鞨者今其地也有七十二部落不相統制契丹阿保機乘唐衰興北方吞諸番三十六女真在其中阿保機恐女真爲患誘豪左數千家遷之遼陽之南而著籍焉使不得與本國通謂之合蘇隸自咸州東北分界入宮口至東沫江中間所居之女真隸契丹咸州兵馬司與其國往來無禁謂之回霸合蘇隸者熟女真也回霸者非熟女真亦非生女真也自東江之北寧江之東地方千餘里戶十餘萬無大君長亦無國名散居山谷開自推豪俠爲酋長小者千戶大者數千則謂之生女真七十二部落之一也僻處契丹東北隅地多山林屋無瓦覆以板或樺皮牆壁亦本爲之產名馬生金大珠頗事耕藝而不蠶桑人多衣布冬極寒盛夏如中國十月時屋絕高數丈獨開東南一扉扉揜復以艸綳繆之環屋爲土床熾火其下而寢食起居其上衣厚毛爲衣非入屋不撤衣

屢稍薄則墮指裂膚臣屬契丹二百餘年世襲節度使封號兄弟相傳周而復始間歲以北珠貂樺名馬良犬爲貢亦服叛不常契丹謂之女真通羈縻而已俗勇悍耐飢渴辛苦騎上下崖如飛濟江河不用舟楫浮馬而渡人皆辮髮與契丹異耳垂金環留臚後髮以色絲繫之富人用珠金爲飾男子亦衣紅黃與婦人無別嗜酒而好殺無常居善爲鹿鳴呼鹿而射之生啖其肉醉則縛之而俟其醒不爾殺人雖父母不辨也與契丹言語不通而無文字賦斂調發刻箭爲號事急者三刻之謂好爲賊謂不好爲刺撒謂酒爲勃蘇謂誤殺爲蒙山不屈花不刺官之尊者以九曜二十八宿爲號職皆曰勃極列猶中國總管蓋糾官也自五戶勃極列推而上之至萬戶皆自統兵緩則射獵急則出戰宗室皆謂之郎君無大小必以郎君總之雖卿相亦拜馬前而郎君不爲禮役使之如奴隸凡用兵戈爲前行號曰硬軍人馬皆金甲刀楛自副弓矢在

後設而不發非五十步不射弓力不過也箭鏃至六七寸形如鑿入不可出人攜不滿百枝其法十五百皆有長五長擊柝行長執旗百長挾鼓千人將則旗幟金鼓悉備五長戰死四人皆斬行長戰死伍長皆斬百長戰死行長皆斬能負同伍戰沒之尸以歸卽得其家資凡將皆執旗人視其所向而趨自主將至卒皆自馭無從者以粟粥燔肉爲食上下無異品國有大事適野環坐晝灰而議自卑者始議畢卽漫滅之不聞人聲其密如此軍將行大會而飲使人獻策主帥聽而擇焉其合者卽爲將任其事師還有大會問有功者隨功高下與之金舉以示衆衆以爲薄復增之法令嚴殺死人者仍沒其家人爲奴婢親戚欲得則輸牛馬贖之盜一責十以六歸主而四輸官其他罪無輕重悉笞背守一州則一州之官許專決守一縣則一縣之官許專決取民財者無罪凡在官者將罪坐之廊賜以酒官尊者杖于堂上已下復親事如故宋朝建

隆二年始遣使來朝貢方物名馬貂皮

白獺髓 一卷元名不出齊

伎人彩帳

寧廟朝高文虎知貢舉日以天子大采朝日爲賦題試貢士而舉人困厄于此學舍皆嘆怨後文虎因作西湖放生池碑誤引故事及上殿墜笏失儀兩學齋舍裒金作彩帳贈教禽獸伎人趙十一郎寓意以譏之其中有云鼠猴搢笏而不失其儀士有所愧禽鳥認書而咸知所出人反不如後伎人因從官梁季瑛沈作賓沈誥輩與高君公會于官苑召以呈伎因以此帳張于園高君見之曰此必求淳爲之耳淳台州人後于毛自知榜第三名及第

姜夔正樂

慶元間有士人姜夔上書乞正奉常雅樂京重遠丞相主此議送斯人赴太常同寺官校正斯人詣寺與寺官列坐召樂師齎出太

樂首見錦瑟姜君問曰此是何樂衆官已有慢文之嘆正樂不識樂器斯人又令樂師彈之樂師曰語云鼓瑟希未聞彈之衆官咸笑而散去其議遂寢至今其書流行于世但據文而言耳

秦檜

秦檜師垣故第卽今之德壽宮西有望仙橋東有昇仙橋後紹興末年師垣薨適值天府開浚運河人夫取泥盡堆積府墻及門有無名人題詩于門曰格天閣在人何在偃月堂深恨已深不向洛陽圖白髮却于郿塢貯黃金笑談便欲興羅織咫尺那知有照臨寂寞九原今已矣空餘泥濘積牆陰

趙從善

趙從善尙書自號無著居士家居吳郡從善尹天府日延郡學喬木在家塾訓子希蒼而喬生者實無所知乃饜饕人耳不能責成其弟子但委靡依隨而已後希蒼公倅紹興日令庖人造燥子茄

子欲書判食單問廳吏茄字吏曰草頭下著加卽援筆書艸下家
字乃蒙字郡人字曰燥子蒙會稽郡治有賢牧堂謂范文正公趙
清獻公翟忠惠公朱忠靖公趙忠簡公史越王張毗陵等像民祠
之從善常帥浙東日使門吏諭蒼宿經倉憲兩司陳乞以州治賢
牧堂增從善像兩司一時奉承從請既成有郡士米萬年題詩于
堂曰師舉使衆作祠堂要學朱張與鄭王大家飛上梧桐樹自有
傍人話短長

杭州流俗

行都人多易貧乏者以其無常產借夫借錢造屋弃產作親此浙
西人之常情而行都人尤甚其或借債等得錢首先充飾門戶則
有漆器裝折却日逐糴米而食妻孥皆衣弊衣跣足而帶金銀釵
釧夜則賃被而宿似此者非不知爲費欲其外觀之美而中心樂
爲之耳其語言無實尤可誚如語年甲則曰年末語居止則曰只

在前面語家口則曰一簋牙齒語仕祿則曰小差遣如此則等澆薄之語甚多

禁張蓋

嘉定癸酉臣寮奏請禁止都城青蓋兩學俱以皂蓋出入而天府又復禁止忽有外郡參學士人入都不知所禁被獲入公府士人乞供對面書詩曰冠蓋相望古所然易青爲皂且從權中原多少黃羅蓋何不多多出賞錢州府遂決捕人面遣之然皂蓋終非中都所宜用者

馱子

石湖范參政初官參州在客位其同參者聞爲吳郡人卽云馱子石湖先生聞之在懷後因釀會目云請馱子石湖先生書口號曰我是蘇州監本馱與爺上壽獻棺材宗室原來是皇族兩下水從屋上來石湖入參大政其人尙在選囑老參召其人來不呼召參

政接見溫顏講同官之好謙云某老默無用

富春坊火

鄭剛中之鎮蜀也眷妓曰閻王所居曰富春坊忽民間遺火鄭公出鎮于火明中獲一旂上有詩乃借東坡海棠詩爲之云火星飛入富春坊天恣風流此夜狂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粧公一見曰必道山公子也場曼倩古今詞話中亦有此詞

牛乳

浙間以牛乳爲素食佛以爲奪食嘉定間黃子申大諫言向在廣中見韶陽屬邑乳源民訟于漕司與民爭乳田親引而問之何謂乳田民曰鄉中有地種乳先掘地成窖以粳米粉鋪于窖內以艸蓋之用糞壤擁之候雨過氣出則發開時米粉已化成蛹如螻蛄狀取蛹作汁以米粉漬而蒸成乳食之也韶陽乃六祖禪師顯化道場而彼處却爲此不知其故恐鄉原不知以牛乳爲食耳

後苑官

禁中後苑官有後苑使主綱領本苑事有權幹辦後苑官監視苑內事有大主管使臣謂之煖盪官又有煎烙使臣

說郛卷第二十六

宣政雜錄

譙郡公

狐登御座

政和壬寅有狐登崇政殿御座衛士晨起叱狐不動呼衆逐之至西廊下不見即日得旨壞狐王廟亦胡犯闕之先兆也

人妖

宣和初都下有朱節以罪置外州其妻年四十許居望春門外忽一夕頤頰痒甚至明鬚出長尺餘後召問其實莫知所以賜度牒爲女冠居于家蓋人妖而女胡犯闕之先兆也又淮南民家兒四歲自耳目下皆生鬚長寸餘能作大字其父入都持兒示人日得數緡月餘人傳曰于某處看胡兒也亦胡寇之警云

詞識

宣和初收復燕山以歸于朝金民來居京師其俗有臻蓬蓬歌每扣鼓和臻蓬蓬之音爲節而舞人無不喜聞其聲而効之者其歌曰臻蓬蓬外頭花花裏頭空但看明年正二月滿城不見主人翁詞本虜讖故京師不禁然次年正月徽宗南幸次年二聖北狩又其伎有以數丈長竿繫椅子杪伎者坐椅上少頃下投于尖刀所圍小棘坑中無偏頗之失未投時念詩曰百尺竿頭望九州前人扣地後人收後人收得休歡喜更有收人在後頭此亦虜讖而召禍可怪

白芝

政和中宗室士頓所居鈍軒忽生白芝數本於梁棟上因易名芝軒賓客詠歌以爲和氣次年士頓死又一年賜所居入四聖觀族衆散徙蓋不祥也壬寅春太傅王黼賜第有白芝生于正寢附臥榻後屏風而出又一本在廳事照壁上隔六年有戮身之禍

墓屍化蛇

宣和庚子滄州南皮縣弓手張德平日以健勇擒捕有獲然多及平人因瘟疫死半歲墓中忽有聲人報其子往視則墓已穴父出其面真是也及破墓欲出之則身變白蛇子驚問曰何爲異類父曰我以殺平人多獲此報子可作屋置我于中開竅于頂時出頭四望以肉飼我日十餘斤足矣年餘身漸大所食增多家貧謂其子曰我雖壞爾財物切無害我若殺我則十二年後復生爲純白蛇則天下兵矣子憤其妖曰此正喪門神也殺之乃所以止兵乘醉礪刃斷之蛇奮躍展轉村落間壞屋宇桑麻數里

孝子

宣和中都下趙倚年十二隨母嫁里中田生生勇于力母每遭毒手積六年倚每見母被凌辱卽勸母去母終無意一日倚病母遭叱詈倚病中憤鬱因力遣母出買藥時田生尙寢乃闔戶持刀殺

田生連砍十餘下以力弱不能中要害而田亦宛轉血中鄰人排闥入倚曰吾母以身歸田生執爨具飯乳子澣衣勤勞旦夕而未嘗得田生一善言爲人子者得不痛心恨吾病甚不能力斷其首卽以刀付邏卒束手就執既行猶回視諸人曰好眠吾母行人皆爲之泣下獄察其孝亦爲奏讞上哀其誠止從杖而編置焉

孝女

政和中濟南府禹城縣孝義村崔志有女甚孝母臥病久冬忽思魚食而不可得其女曰聞古者王祥臥冰得魚想不難也兄弟皆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汝女子何妄論古今女曰不然父母有兒女者本欲養生送死兄謂女不能邪乃同乳媪焚香誓天卽往河中臥冰凡十日果得魚三尾鱗鬣稍異歸以饋母食之所病頓愈人或問方臥冰時曰以身試冰殊不覺寒也

唐汰僧碑

濟南府開元寺因更修掘地得古碑蓋會昌中汰僧碑也字皆剝缺磨滅不可讀惟八字獨存云僧盡烏巾尼皆綠鬢僧惡而碎之後有詔改德士遂符碑言

唐述志碑

唐武后昇中述志碑后自撰睿宗書極壯偉在嵩山下政和中河南尹上言請碎其碑詔從之

通同部

靖康初民間以竹徑二寸長五尺許冒皮于首鼓成節奏取其聲似曰通同部又謂製作之法曰漫上不漫下通衢用以爲戲云

兒生兒

建炎戊申鎮江府民家兒生四歲暴得腹脹經數月臍裂有兒從裂中生眉目口鼻人也但頭已下手足不分莫辨男女又出白汁斗餘三日二子俱死

丙午

徽宗崇寧間曾夢青童自天而下出玉牌上有字曰丙午昌期真人當出上覺默疏于簡札謂丙午年是昌盛之時真仙當降乃預製詔書具陳夢意令天下尋訪異人以詔揭于寶籙宮然四方了無異人至乙巳冬內禪欽宗卽位意當丙午之期矣而次年金人犯順有北狩之禍僕實從徽宗北行每語青童夢怪其無驗後乃悟曰豈丙午是猖獗之期而女真之人出也蓋事未經變不能悉其婉言

還鄉橋石

徽宗北狩經薊縣梁魚務務有還鄉橋石少主命名人至今呼之上曰吾乃比亂世之主後聖必能力伸此冤令我回經此橋因不食而去

犬妖

宣和五年間每夜漏三鼓街衢稍寂滿耳聞犬吠聲勢若舉禁城內百萬之犬俱吠無復聞人聲每深夜獨行附近察遠傾耳聽之不見犬也當時已爲異及靖康末虜犯京師至今都之始悟其兆晉書載廬江何氏家忽聞地中有犬聲掘得一犬并雌雄二雛後里中猶爲蠻夷所沒况此聲舉城之多耶

詩識

徽宗遜位前一年中秋後在苑中賦晚間景物一聯云日射晚霞金世界月臨天宇玉乾坤寫示臣下謂甚得意臣下稱贊取對精切韻格高勝聖學非從臣可及然次年戎馬犯順後園號金亦先兆金世界也

洛陽名園記 一卷全抄

宋李格非 字文叔
山東人

山東李文叔記洛陽名園凡十有九處自富鄭公而終于呂文穆其聲名氣焰見于功德者遺芳餘烈足以想象其賢其次世位尊

崇與夫財力雄盛者亦足以知其人經營生理之勞又其次僧房以清淨化度群品而乃斥餘事種植灌溉奪造化之工與王公大姓相軋夫洛陽帝王東西宅爲天下之中土圭日影得陰陽之和嵩少灑澗鍾山水之秀名公大人爲冠冕之望天匠地孕爲花卉之奇加以富貴利達優游閑暇之士配造物而相嫵媚爭妍競巧于鼎新革故之際館榭池臺風俗之習歲時嬉遊聲詩之播揚圖畫之傳寫古今華夏莫比觀文叔之記可以知近世之盛又可以信文叔之言爲不苟且夫識明智審則慮事精而信道篤隨其所見淺深爲近遠小大之應於熙寧變更天下風靡有所謂必不可者大丞相司馬公爲首後十五年無一不如公料者至今明驗大效與始言若合符節文叔方洛陽盛時足迹目力心思之所及亦遠見高覽知今日之禍曰洛陽可以爲天下治亂之候又曰公卿高進于朝放乎一己之私意忘天下之治忽嗚呼可爲知言哉文

叔在元祐官太學丁建中靖國再用邪朋竄爲黨人女適趙相挺之子亦能詩上趙相救其父云何況人間父子情識者哀之今記稱路公年九十而杖屨東西按太師丙午生至紹聖乙亥歲譴逐嶺表立黨之二年誣謗宣仁聖烈廢降昭慈獻聖羣陰已壯芽孽弄權宰相不必斥其名後內相王明叟指言紹聖當國之人如操舟者當左而右當右而左旁觀者爲之寒心與文叔所言放乎一己之私意而忘天下之治忽若相終始愚故曰其言真不苟且也噫繁華盛麗過盡一時至于荆棘銅駝腥羶伊洛雖宮室苑囿滌地皆盡然一廢一興循天地無盡藏安得光明盛大復有如洛陽賢者佐中興之業乎季父浮休侍郎詠長安廢興地有詩云憶昔開元全盛日漢苑隋宮已黍離覆轍由來皆在後今人還起古人悲感而思治世之難遇嘉賢者之用心故重言以書其首紹興八年三月望日幽國張琰德和序

富鄭公園

洛陽園池多因隋唐之舊獨富鄭公園最爲近闢而最物最勝遊者自其第東出探春亭登四景堂則一園之景勝可顧覽而得南渡通津橋上方流亭望紫筠堂而還右旋花木中百餘步走蔭樾亭賞幽臺抵重波軒而止直北走土筠洞自此入大竹中凡謂之洞者皆斬竹丈許引流穿之而徑其上橫爲洞一曰土筠縱爲洞三曰水筠曰石筠曰榭筠歷四洞之北有亭五錯列竹中曰叢玉曰披風曰漪嵐曰夾竹曰兼山稍南有梅臺又南有天光臺臺出竹木之杪遶洞之南而東還有臥雲堂與四景堂相南北左右二山背壓通流凡坐此則一園之勝可擁而有也鄭公自還政事歸第一切謝絕賓客燕息此園幾二十年亭臺花木皆出其目營心匠故逶迤衡直容與深密曲有奧思

董氏西園

董氏西園亭臺花木不爲行列區處疑因景物歲增月葺所成自南門入有堂相望者三稍西一堂在大池間逾小橋有高臺一又西一堂竹環之中有石夫容水自其花間湧出開軒窗四而甚蔽盛夏燠暑不見畏日清風忽來留而不去幽禽靜鳴各誇得意此山林之景而洛陽城中遂得之于此小路抵池池南有堂而高亭堂雖不宏大而屈曲甚邃游者至此往往相失豈前世所謂迷樓者耶元祐中有留守喜宴集于此

董氏東園

董氏以財雄洛陽元豐中少縣官錢糧盡籍入田宅城中二園因蕪壞不治然其規模尙足稱賞東園北鄉入門有栝可十圍實小如松而甘香過之有堂可居董氏盛時載酒歌舞遊之醉不可歸則宿此數十日南有敗屋遺址獨流盃寸碧二亭尙完西有大池中

中有堂榜之曰含碧水四而噴瀉池中而陰出之故朝夕如飛瀑

而池不溢洛人盛醉者走登其堂輒醒故俗目爲醒酒池

環谿

環谿王開府宅園甚潔華亭者南臨池谿左右翼而北過涼榭復
滙爲大池周圍如環故云然也榭南有多景樓以南望則嵩高少
室龍門大谷層峰翠巘畢効奇于前榭北有風月臺以北望則隋
唐宮闕樓臺千門萬戶峩巖璀璨巨十餘里凡左太沖十餘年極
力而賦者可瞥目而盡也又西有錦廳秀野臺園中樹松檜花木
千株皆品列種植除其中爲島塢使可張幄次各待其盛而賞之
涼榭錦廳其上可坐數百人宏大壯麗洛中無逾者

劉氏園

劉給事園涼堂高卑制度適愜可人意有知木經者見之且云近
世建造率務竣立故居者不便而易壞惟此堂正與法合西南有
臺一區尤工緻方十許丈地而樓橫堂列廊廡回繚闌楯周接木

映花承無不妍穩洛人目爲劉氏小景今析爲二不能與他全園爭矣

叢春園

今門下侍郎安公買于尹氏岑寂而喬木森然桐梓檜柏皆就行列其大亭有叢春亭高亭有先春亭叢春亭出茶藤架上北可望洛水蓋洛水自西洶湧奔激而東天津橋者疊石爲之直力滴其怒而納之于洪下洪下皆大石底與水爭噴薄成霜雪聲聞數十里予嘗窮冬月夜登是亭聽洛水聲久之覺清冽侵人肌骨不可留迺去

天王院花園子

洛中花甚多種而獨名牡丹曰花凡園皆植牡丹而獨名此曰花園子蓋無它池亭獨有牡丹數十萬本凡城中賴花以生者畢家于此至花時張幙幄列市肆管絃其中城中士女絕烟火游之過

花時則復爲丘墟破垣遺竈相望矣今牡丹歲益滋而姚黃魏紫愈難得魏花一枝千錢姚黃無賣者

歸仁園

歸仁其坊名也園盡此一坊廣輪皆里餘北有牡丹芍藥千株中有竹百畝南有桃李彌望唐丞相牛僧孺園七里檜其故木也今屬中書李侍郎方艸亭其中河南城方五十餘里中多大園池而此爲冠

苗帥園

節度使苗侯旣貴欲極天下佳處卜居得河南河南園宅又號最佳處得開寶宰相王溥園遂構之園旣古景物皆蒼然復得完力藻飾出之于是有欲憑陵諸園之意矣故有七葉二樹對峙高百尺春夏望之如山然今架堂其北竹萬餘竿皆大滿二三園疎筠琅玕如碧玉椽今架亭其南東有水自伊水派來可浮十石舟今

架亭壓其溪有大松七今引水繞之有池池宜蓮荷今架水軒板
出水上對軒有橋亭制度甚雄侈然此猶未盡得之丞相故園水
東爲直龍圖閣趙氏所得亦大勦第宅園池其間稍北曰邾鄆陌
陌列七丞相第文路公程丞相宅旁皆有池亭而趙韓王國獨可
與諸園列

趙韓王國

趙韓王宅園國初詔將作營治故其經畫制作殆侔禁省韓王以
太師歸是第百日而薨子孫皆家京師罕居之故園池亦以扁鑰
爲常高亭大榭花木之淵藪歲時獨斲養擁簪負畚鍤者于其間
而已蓋人之于宴間每自吝惜宜甚于聲名爵位

李氏仁豐園

李衛公有平泉花木記百餘種耳今洛陽良工巧匠批紅判白接
以它木與造化爭妙故歲歲益奇且廣桃李梅杏蓮菊各數十種

牡丹芍藥至百餘種而又遠方奇卉如紫蘭茉莉瓊花山茶之儔號爲難植獨植之洛陽輒與其土產無異故洛中園圃花木有至千種者甘露院東李氏園人力甚治而洛中花木無不有中有四并迎翠濯纓觀清超然五亭

松島

松柏樅杉檜栝皆美木洛陽獨愛栝而敬松松島數百年松也其東南隅雙松尤奇在唐爲袁象先園本朝屬李文定公丞相今爲吳氏園傳三世矣頗葺亭榭池沼植竹木其旁南築臺北修堂東北有道院又東有池池前後有亭臨之自東大渠引水注園中清泉細流涓涓無不通處在他郡尙無有而洛陽獨以其松名

東園

文路公東園本藥圃也地薄東城水渺瀰甚廣泛舟游者如在江湖間也淵映縹水二堂宛宛在水中湘膚藥圃二堂間列水石西

去其第里餘今潞公官太師年九十尙時杖履遊之

紫金臺張氏園

自東園並城而北張氏園亦繞水而富竹木有亭四河圖志云黃帝坐玄扈臺郭璞曰在洛汭或曰此其處也

水北胡氏園

水北胡氏二園相距十許步在邙山之麓灑水經其旁因岸穿二土竇深百餘尺堅完如埏埴開軒窗其前以臨水上水清淺則鳴漱湍瀑則奔駛皆可喜也有亭榭花木率在二竇之東凡登覽而恂恍俯瞰而峭絕天授地設不待人力而巧者洛陽獨有此園耳但其亭臺之名皆不足載載之且亂實如其臺四望皆百餘里而縈伊繚洛乎其間林木蒼蔚雲烟掩映高樓曲榭時隱時見使畫工極思不可圖而名之曰玩月臺有庵在松檜藤葛之中闢旁牖則臺之所見亦畢陳於前避松檜藤葛的然與人目相會而名之

曰學古庵其實皆類此

大字寺園

大字寺園唐白樂天園也樂天云吾有第在履道坊五畝之宅十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是也今張氏得其半爲會隱園水竹尙甲洛陽但以圖攷之則曰某堂有某水某亭有某木某水某木至今猶存而曰堂曰亭者無復彷彿矣豈因于天理者可久而成于人力者不可恃也寺中樂天石刻存者尙多

獨樂園

司馬溫公在洛陽自號迂叟謂其園曰獨樂園園卑小不可與他園班其曰讀書堂者數十椽屋澆花亭者益小弄水種竹軒者尤小見山臺者高不過尋丈曰釣魚菴採藥圃者又特結竹杪蕃蔓繫爲之爾溫公自爲之序諸亭臺詩頗行于世所以爲人傾慕者不在于園耳

湖園

洛人云園圃之勝不能相兼者六務宏大者少幽邃人力勝者乏蒼古水泉多者無眺望兼此六者惟湖園而已予嘗遊之信然在唐爲裴晉公宅園園中有湖湖中有堂曰百花洲名蓋舊堂蓋新也湖北之大堂曰四并堂名蓋不足勝蓋有餘也其四達而當東西之蹊者桂堂也截然出于湖之右者迎暉亭也過橫池披林莽循曲徑而後得者梅臺知止庵也自竹徑望之超然登之儵然者環翠亭也眇眇重邃尤擅花卉之盛而前據池亭之勝者翠樾軒也其大略如此若夫百花酣而白晝眩青蘋動而林陰合水靜而跳魚鳴木落而羣峰出雖四時不同而景物皆好則又其不可殫記者也

呂文穆園

伊洛二水自東南分經河南城中而伊水尤清澈園亭喜得之若

當其上流則春夏無枯涸之病呂文穆園在伊水上流本茂而竹
盛有亭三一在池中二在池外橋跨池上相屬也洛陽又有園池
中有一物可稱者如大隱莊梅楊侍郎園流杯師子園師子是也
梅蓋早梅香甚烈而大說者云自大庾嶺梅移其本至此流杯水
雖急不旁觸爲異師子非石也入地數十丈或以地攷之蓋武后
天樞銷鑠不盡者也又有嘉猷會節恭安溪園皆隋唐公主園雖
已犁爲良田樹爲桑麻矣然宮殿池沼與夫一時會集之盛今遺
俗故老猶有識其所在而道其廢興之端者遊之亦可以觀萬物
之無常覽時之倏來而忽逝也

論曰洛陽處天下之中挾穀澗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趙魏之走
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常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先受兵予
故嘗曰洛陽之盛衰者天下治亂之候也方唐貞觀開元之間公
卿貴戚開館列第于東都者號千有餘所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

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踐廢而爲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爲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者無餘處矣予故曰園圃之廢興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于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于園圃之廢興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予豈徒然哉嗚呼公卿大夫方進于朝放乎一己之私自爲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樂得乎唐之末路是矣

洛陽名公卿園林爲天下第一夷虜以勢役祝融回祿盡取以去矣予得李格非文叔洛陽名園記讀之至流涕文叔出東坡之門其文亦可觀如論天下之治亂候于洛陽之盛衰洛陽之盛衰候于園圃之廢興其知言哉河南邵博記

晉王右軍聞成都府有漢時講堂秦時城池門屋樓觀慨然遠想欲一遊目其與周益州帖蓋所致意焉近時呂太史有宗少文臥遊之語凡昔人紀載人境之勝集爲一編其奉祠亳社也自以爲

譙沛真源恍然在目視堯之太極嵩之崇福華之雲臺皆將臥遊之噫嘻弧矢四方之志高人達士之懷古今一也顧南北分裂蜀在境內雖遠患不往爾往則至矣毫堯嵩華視蜀猶邇封也欲往其可得乎然則太史之情其可悲也已予近得此記手寫一通與東京記長安志河南志夢華錄諸書並藏而時自覽焉是亦臥遊之意云爾永嘉陳振聲伯玉書

洛陽花木記

一卷全抄

宋周

敘

鄆江人

予少時聞洛陽花卉之盛甲于天下嘗恨皆未能盡觀其繁盛妍麗竊有憾焉熙寧中長兄倅絳因自東都謁告往省徧觀三月過洛陽始得遊精藍名圃賞所謂牡丹者然後信向之所聞爲不虛矣會迫于官期不得從容游覽然目之所閱者天下之所未有也元豐四年予佐官于洛吏事之暇因得從容游賞居歲餘矣甲第名園百未游其十數奇花異卉十未覩其四五于是博求譜錄得

唐李衛公平泉花木記范尙書歐陽參政二譜按名尋訪十始見其七八焉然范公所述者五十二品可攷者纔三十八歐之所錄者二篇而已其敍錢思公雙桂樓下小屏中所錄九十餘種但槩言其略耳至於花之名品則莫得而見焉因以予耳目之所聞見及近世所出新花參校二賢所錄者凡百餘品其亦殫於此乎然前賢之所記與天下之所知者止於牡丹而已至於芍藥天下必以維揚爲稱首然而知洛之所植其名品不減維揚而開頭之大殆不如也又若天下四方所產珍藂佳卉得一於園館足以爲美景異致者洛中靡不兼有之然天下之人徒知洛土之宜花而未知洛陽衣冠之淵藪王公將相之圃第鱗次而櫛比其宦於四方者舟運車輦致之於窮山遠徼而又得沃美之土與洛人之好事者又善植此所以天下莫能擬其美且盛也今撫舊譜之所未載得芍藥四十餘品雜花二百六十餘品敍於後非敢貽諸好事將

以待退居灌園按譜而求其可致者以備亭館之植云爾元豐五
年二月鄞江周序

牡丹千葉五十九品
多葉五十品

千葉黃花其別有十

姚黃

勝姚黃

牛家黃

千心黃

甘艸黃

丹州黃

閔黃

女真黃

絲頭黃

御袍黃

千葉紅花其別三十有四

狀元紅

魏花

勝魏

都勝

紅都勝

紫都勝

瑞雲紅

岳山紅

間金紅

金繫腰

一捻紅

九萼紅

劉師閣

大葉壽安

細葉壽安

洗妝紅

蹙金毬

探金毬

二色紅

蹙金樓子

碎金紅

越山紅樓子

彤雲紅

轉枝紅

紫絲旋心

富貴紅

不暈紅

壽妝紅

玉盤妝

雙頭紅

亦開多葉

遇仙紅

蓋園紅

簇四

簇五

千葉紫花其別有十

雙頭紫

左紫

紫繡毬

安勝紫

大宋紫

順聖紫

陳州紫

袁家紫

婆臺紫

平頭紫

千葉緋花一

潛溪緋

千葉白花其別有四

玉千葉

玉樓春

玉蒸餅

一百五

多葉紅花其別三十有二

鞞紅

大紅紅深粉

溼紅

承露紅有十二箇子

胭脂紅

添色紅深似輪細

鶴翎紅

朱砂紅

揉紅

獻采紅

賀紅

大暈紅

林家紅紅色深

西京強

觀音紅

青州紅

玉樓紅

雙頭紅

汝州紅

獨看紅

鹿胎紅

綴州紅

試妝紅

玲瓏紅

青綫稜

延州紅

蘇家紅

白馬草

夾黃蕊

丹州紅

柿紅

唐家紅

多葉紫花其別十有四

潑墨紫

冠子紫

葉底紫

光紫

段家紫

銀合稜左紫之單葉者

經藏紫

蓮花萼

大紫亦名長

索家紫

陳州紫

雙頭紫

承露紫

唐家紫

多葉黃花其別有三

絲頭黃

呂黃

古姚黃

多葉白花一

玉醜白

芍藥

千葉黃花其別十有六

御衣黃

凌雲黃

南黃樓子

尹家黃樓子

銀褐樓子

表黃

延壽黃

硤石黃

新安黃

壽安黃

溫家黃

郭家黃

青心鮑黃

紅心鮑黃

絲頭黃

黃縷子

千葉紅花其別十有六

紅樓子

紅冠子

朱砂旋心

硬條旋心

班幹旋心

深紅小魏花

淡紅小魏花

紅縷子

靈山纈子

馬家紅

楚州冠子

四蜂兒

醉西施

翦平紅

茅山冠子

柳圃新接紅絲頭

千葉紫花其別有六

紫樓子

龍間紫

紫鞍子

粉面紫

紫絲頭

紫纈子

千葉白花二

玉樓子

白纈子

千葉緋花一

緋樓子

雜花八十二品

瑞香

紫色本出廬山宜陰巖處

黃瑞香

川海棠

垂絲海棠名款

杜海棠

漢者

黃海棠

南海棠

繡綫海棠一名蝶海棠

黃香梅

紅香梅

臘梅

紫梅

葉干

葉干

葉干

雪香

葉干

海石榴

散水

葉草

千葉散水

垂絲散水

玉瓏璫

眞珠花

玉屑花

錦帶花

大錦帶

細葉錦帶

文冠花

紅龍柏

紫龍柏

白龍柏

山茶

臘月

晚山茶

寒食

粉紅山茶

白山茶

棣棠

葉草

千葉棣棠

二色郁李

白郁李

千葉一
名玉帶

單葉郁李

千葉櫻桃

垂絲櫻桃

山桃

山木瓜

軟條木瓜

紅薇

緋薇

紫薇

千葉紅梨

石藍

玉拂子

木犀

辛夷

木蘭

似木犀但木高丈餘即
開花與牡丹同時發

木筆

似木蘭但木極大乃
有花花正月初發

紫荊

瓊花

類八仙
而香

玉蝴蝶

八仙花

丁香花

百結花

迎春花

金纏枝

黃雀兒

映山紅

即紅
躑躅

粉紅躑躅

頽桐

一名百
日紅

紅木梨

千葉木梨

芙蓉

亦名拒霜

千葉芙蓉

黃芙蓉

千葉朱槿

三春花

一名長命

莎蘿花

抹厲花

素馨花

佛桑花

夜合花

黃夜合

檉柳

倒仙花

紅蕉

仙人耳墜

一名滿堂花

連翹花

鸞鷲兒花

千葉秋花

菓子花

桃之別有三十

小桃

十月桃

出西太乙宮

冬桃

至冬方熟

蟠桃

一名餅子桃千葉

千葉纏桃

二色桃

一枝上二色

合歡二色桃

二朵上二色

金桃

千葉緋桃

千葉碧桃

大御桃

金桃

銀桃

白桃

昆侖桃

懋利核桃

胭脂桃

白御桃

早桃

油桃

人桃

蜜桃

平頂桃

胖桃

紫葉大桃

社桃

方桃

邠州桃

圃田桃

紅穰利核桃

光桃

毛無

梅之別六

紅梅

千葉黃香梅

蠟梅

消梅

蘇梅

水梅

杏之別十有六

金杏

銀杏

水杏

香白杏

纏金杏

赤腴杏

真大杏

詐赤杏

大緋杏

撮帶金杏

晚黃杏

黃杏

方頭金杏

千葉杏

黑葉杏

梅杏

梨之別二十有七

水梨

紅梨

雨梨

濁梨

鵝梨

穰梨

消梨

乳梨

袁家梨

車寶梨

紅鵝梨

敷鵝梨

秦王招消梨

大洛梨

甘棠梨

紅消梨

早接梨

鳳西梨

蜜脂梨

菴羅梨

細帶菴羅

棒槌梨

清沙爛

棠梨

壓沙梨

梅梨

榲桲梨

李之別二十有七

粉紅桃

紅花

御李

操李

麝香李

北京水李

珍珠李

真桃李

粉香李

小桃李

偏縫李

密緣李

胡天李

黃甘李

麥熟李

揀枝李

牛心李

紫灰李

冬李

晚李

焦紅李

金條李

橫枝李

清帶李

纏枝李

漿水李

憲臺李

嘉慶李

櫻桃之別十有一

紫櫻桃

臘櫻桃

滑臺櫻桃

朱皮櫻桃

臍嘴櫻桃

早櫻桃

一名熟
熟子

吳櫻桃

水焰兒櫻桃

甜菓子

急溜子

千葉櫻桃

石榴之別九

千葉石榴

粉紅石榴

黃石榴

青皮石榴

水晶漿榴

朱皮石榴

水晶甜榴

重臺石榴

東京奉
慈製出

銀含稜石榴

僅師
蘇出

林檎之別有六

蜜林檎

花紅林檎

水林檎

金林檎

轉身林檎

操林檎

木瓜之別有五

山木瓜

軟條木瓜

宣州木瓜

香木瓜

檳榔

柰之別有十

蜜柰

大柰

紅柰

兔須柰

寒毬

黃寒毬

頻婆

海紅

大楸子

小楸子

刺花凡三十七種

倒提黃薔薇

千葉白薔薇

刺紅

密枝月季

千葉月桂

紅粉

黃月桂

川四季

深紅月季

長春花

日月光

四季長春

川金沙

黃金沙

水林檎

單葉金
沙也

寶相

千葉

盧州寶相

黃寶相

茶藤

千葉茶藤

金茶藤

薔薇

葉單

二色薔薇

千葉黃薔薇

錦被堆

黃薔薇

馬薔花

粉團兒

冬瑰

單葉
寶相

玫瑰

穿心玫瑰

玉香梅

紅香梅 葉干

茶梅

千葉茶梅

黃玫瑰

減伏

木香花

草花

凡八十九種

蘭

出澧州者佳
春開紫色

秋蘭

黃蘭

出嵩山

水仙花

一名金盞

單葉菊

金鈴菊

紫幹子

萬鈴菊

毬子菊

雞冠菊

棣棠菊

黃簇菊

柿黃菊

青心菊

葉紅菊

黃鴛廷子

探白大

五色菊

千葉大黃菊

粉紅菊

碧菊

千葉晚菊

白菊

六月紫菊

釵頭菊

紫菊 亦謂之
早蕪

金錢菊 一名
夏菊

川金錢菊 深紅色
單葉

萱艸

川剪金

鵝黃萱艸

太山萱艸

千葉萱艸

四季萱艸

北極萱艸

糙萱艸

紅金燈

黃金燈

白金燈

硃紅金燈

碧金燈

紫金燈

紅絲花

石竹花

紅粉

鵝毛石竹

一名
綉竹

御米花

麗春

亦名
靈仙

黃麗春

金鳳花

麗秋花

玉簪花

紅蓑荷

水仙花

曼陀羅花

千葉曼陀羅花

層臺曼陀羅花

雞冠花

矮雞冠

黃雞冠

白雞冠

粉紅雞冠

芫花

一名
桓山

胡蜀葵

千葉紅葵

剪金

剪稜蜀葵

千葉紫葵

鵝黃蜀葵

九心蜀葵

千葉緋葵

千葉鼓子

水紅

鬢邊嬌

家水紅

開日
餘百

白山丹

水山丹

深
紅

金蓮花

出
山頂

雲夢花

地錦花

照天紅

出
岷州

水牡丹

杜參花

出
州

碧鳳花

一名
鴨脚

碧玉盞

一名
盞

紫錦帶

紅百合

紅山薑

碧山薑

漢百合

水花

凡十七種

單葉蓮

千葉紅蓮

玉骨柴

白蓮也

白樓子

紅樓子

重瓣紅蓮

碧蓮子

出溫泉及超化寺心中湧泉者是也

白蘋

草荇

水紅

穿心蓮

瑞蓮

一名朱砂

雙頭瑞蓮

佛頭蓮

碧千葉

千葉珠子蓮

朝日蓮

李嗣真圖

釵頭蓮

甘艸黃

蔓花

凡六種

凌霄

驕藤

雪葺花

荷葉藤

千葉鼓子

牽牛花

敘牡丹

姚黃千葉黃花也色極鮮潔精采射人有深紫檀心近瓶青旋心一匝與瓶同色開頭可八九寸許其花本出北邙山下白司馬坡

姚氏家今洛中名園中傳接雖多惟水北歲有開者大率開歲乃成千葉餘年皆單葉或多葉耳水南率數歲一開千葉然不及水北之盛也蓋本出山中宜高近市多糞壤非其性也其開最晚在衆花凋零之後芍藥未開之前其色甚美而高潔之性敷榮之時特異於衆花故洛人賞之號爲花王城中每歲不過開三數朵都人士女必傾城往觀鄉人扶老攜幼不遠千里其爲時所貴重如此

勝姚黃靳黃千葉黃花也有深紫檀心開頭可八九寸許色雖深於姚然精采未易勝也但頻年有花洛人所以貴之出靳氏之圃因姓得名皆在姚黃之前洛人貴之皆不減姚花但鮮潔不及姚而無青心之異焉可以亞姚而居丹州黃之上矣

牛家黃亦千葉黃花也其先出於姚黃蓋花之祖也色有紅黃相間類一捻紅之初開時也真宗祀汾陰還駐蹕淑景亭貴花宴從

臣洛民牛氏獻此花故後人謂之牛花然色淺於姚黃而微帶紅色其品目當在姚斬之下矣

千心黃千葉黃花也大率類丹州黃而近瓶碎蕊特盛異於衆花故謂之千心黃

甘艸黃千葉黃花也有紅檀心色微淺於姚黃蓋牛丹之比焉其花初出時多單葉今名園培壅之盛變爲千葉

丹州黃千葉黃花也色淺於斬而深於甘艸黃有深紅檀心大可半葉其花初出時本多葉今名園栽接得地間或成千葉然不能歲成就也

閔黃千葉黃花也色類甘艸黃而無檀心出於閔氏之圃因此得名其品第蓋甘艸黃之比歟

女真黃千葉淺黃色花也元豐中出於洛民銀李氏園中李以爲異獻于大尹潞公公見心愛之命曰女真黃其園頭可八九寸許

色類丹州黃而微帶紅色溫潤勻瑩其狀端整類劉師圃而黃議名圃皆未有其亦甘艸黃之比歟

絲頭黃千葉黃花也色類丹州黃外有大葉如盤中有碎葉一簇可百餘片碎葉之心有黃絲數十莖聳起而特高立出於花葉之上故目之爲絲頭黃唯天王寺僧房中一本特佳它圃未之有也御袍黃千葉黃花也色與開頭大率類女真黃元豐初應天院神御花園中植山篔數百忽于其中變此一種因目之爲御袍黃狀元紅千葉深紅花也色類丹砂而淺葉杪微淺近萼漸深有紫檀心開頭可七八寸其色最美迥出衆花之上故洛人以狀元呼之惜乎開頭差小于魏花而色深過之遠甚其花出安國寺張氏家熙寧初方有之俗謂之張八花今流傳諸處甚盛然歲有此花又特可貴也

魏花千葉肉紅花也本出晉相魏仁溥圃中今流傳特盛然葉最

繁密人有數之者至七百餘葉面大如盤中堆積碎葉突起團整如覆鍾狀開頭可八九寸許其花端麗精美瑩潔異于衆花洛人謂姚黃爲王魏花爲后誠善評也近年有勝魏都勝二品出焉勝魏似魏花而微深都勝似魏花而差大葉微帶紫紅色意其種皆魏花之所變歟豈寓于紅花本者其子變而爲勝魏寓于紫花本者其子變而爲都勝耶

瑞雲紅千葉肉紅花也開頭大尺餘色類魏花微深然碎葉差大不若魏之繁密也葉杪微卷如雲氣狀故以瑞雲目之然與魏花迭爲盛衰魏花多則瑞雲少瑞雲多則魏花少意者艸木之妖亦相忌嫉而勢不並立歟

岳山紅千葉肉紅花也本出于嵩岳因得此名深于瑞雲淺于狀元紅有紫檀心鮮潔可愛花唇微淡近萼漸深開頭可八九寸許間金紅千葉紅花也微帶紫而類金繫腰開頭可八九寸許葉間

有黃蕊故以間金目之其蓋夾黃蕊之所變也

金繫腰千葉黃花也類間金而無蕊每葉上有金綫一道橫于半葉上故目之爲金繫腰其花本出于緱氏山中

一捻紅千葉粉紅花也有檀心花葉之杪各有深紅一點如美人以胭脂手捻之故謂之一捻紅然開頭差小可七八寸許初開時多青拆開時乃變紅耳

九萼紅千葉粉紅花也莖葉極高大其苞有青趺九重苞未拆時特異于衆花花開必先青拆數日然後色變紅花葉多皺蹙有類揉艸然多不成就偶有成者開頭盈尺

劉師閣千葉淺紅花也開頭可八九寸許無檀心本出長安劉氏尼之閣下因此得名微帶紅黃色如美人肌肉然瑩白溫潤花亦端整然不常開率數年乃見一花耳

壽安有二種皆千葉肉紅色花也出壽安縣錦屏山中其色似魏

花而淺淡一種葉差大開頭亦大因謂之大葉壽安一種葉細故謂之細葉壽安云

洗妝紅千葉肉紅花也元豐中忽生于銀李園山篋中大率似壽安而小異劉公伯壽見而愛之謂如美婦人洗去朱粉而見其天真之肌瑩澈溫潤因命今名其品第蓋壽安劉師閣之比歟
蹙金毬千葉淺紅花也色類間金而葉杪皺蹙間有黃稜斷續于其間因此得名然不知所出之因今安勝寺及諸園皆有之
探春毬千葉肉紅花也開時在穀雨前與一百五相次開故曰探春毬其花大率類壽安紅以其開早故得今名

二色紅千葉紅花也元豐中出于銀李園中于接頭一本上歧歧爲二色一淺一深深者類間金淺者類瑞雲始以爲有兩接頭謀細視之實一本也豈一氣之所鍾而有淺深厚薄之不齊歟大尹路公見而賞異之因命今名

蹙金樓子千葉紅花也類金繫腰下有大葉如盤盤中碎葉繁密
聳起而圓整特高于衆花碎葉皺蹙互相粘綴中有黃蕊間雜于
其間然葉之多雖魏花不及也元豐中生于袁氏之圃

碎金紅千葉粉紅花也色類間金每葉上有黃點數枚如黍粟大
故謂之碎金紅

越山紅樓子千葉粉紅花也本出于會稽不知到洛之因也近心
有長葉數十片聳起而特立狀類重臺蓮故有樓子之名

彤雲紅千葉紅花也類狀元紅微帶緋色開頭大者幾盈尺花唇
微白近萼漸深檀心之中皆瑩白類御米花本出于月坡隄之福
嚴寺司馬公見而愛之目之爲彤雲紅也

轉枝紅千葉紅花也蓋間歲乃成千葉假如今年南枝千葉北枝
多葉明年北枝千葉南枝多葉每歲換易故謂之轉枝紅其花大
率類壽安云

紫絲旋心千葉粉紅花也外有大葉十數重如盤盤中有碎葉百許簇于瓶心之外如旋心芍藥然上有紫絲十數莖高出于碎葉之表故謂之曰紫絲旋心元豐中生于銀李圃中

富貴紅不暈紅壽妝紅玉盤妝皆千葉粉紅花也大率類壽安而有小異富貴紅色差深而帶緋紫色不暈紅次之壽妝紅又次之玉盤妝最淺淡者也大葉微白碎葉粉紅故得玉盤妝之號

雙頭紅雙頭紫皆千葉花也二花皆並帶而生如鞍子而不相連屬者也唯應天院神御花園中有之亦有多葉者蓋地勢有肥瘠故有多葉之變耳培壅得地之宜至有簇五者然開頭愈多則花愈小矣

左紫千葉紫花也色深于安聖然葉杪微白近萼漸深突起圃整有類魏花開頭可八九寸大者盈尺此花最先出圃初時生于豪民左氏家今洛中傳接者雖多然難得真者大抵多轉接不成千

葉唯長壽寺彌陀院一本特佳歲歲成就舊譜以謂左紫卽齊頭紫如碗而平不若左紫之繁密圓整而又無含樓之異云

紫繡毬千葉紫花也色深而瑩澤葉密而圓整因得繡毬之名然難得見花大率類左紫云但葉杪色勻不如左紫之唇白也比之陳州紫袁家紫皆大同而小異耳

安勝紫千葉紫花也開頭徑尺餘本出于城中安勝院因此得名近歲左紫與繡毬皆難得花唯安勝紫與大宋紫特盛歲歲有花故名圃中傳接甚多

大宋紫千葉紫花也本出于永寧縣大宋川豪民李氏之圃因謂大宋紫開頭極盛徑尺餘衆花無比其大者其色大率類安勝紫云

順聖紫千葉花也色深類陳州紫每葉上有白縷數道自唇至萼紫白相間淺深不同開頭可八九寸許熙寧中方有也

陳州紫袁家紫一色花皆千葉大率類紫繡毬而圓整不及也

潛溪緋本千葉緋花也有皂檀心色之殷美衆花少與比者出龍門山潛溪寺本後唐相李藩別墅今寺僧無好事者花亦不成千葉民間傳接者雖多大率皆多葉花耳惜哉

玉千葉白花無檀心瑩潔如玉溫潤可愛景祐中開于范尙書宅山篋中細葉繁密類魏花而白今傳接于洛中雖多然難得花歲成千葉也

玉樓春千葉白花也類玉蒸餅而高有樓子之狀元豐中生于清河縣左氏家左獻于路公因命之曰玉樓春

玉蒸餅千葉白花也本出延州及流傳到洛而繁盛過于延州時花頭大于玉千葉葉杪瑩白近萼漸紅間頭可盈尺每至盛開多低之亦謂之軟條花云

承露紅多葉紅花也每朵各有二葉每葉之近萼處各成一箇鼓

子花樣凡有十二箇唯葉杪舒展與衆花不異其下玲瓏不相倚着望之如雕鏤可愛凌晨如有甘露盈筒其香益更旖旎又承露紫大率相類惟有色異耳

玉鏤紅多葉紅花也色類彤雲紅而每葉上有白綾數道若雕鏤然故以玉鏤目之

一百五者千葉白花也洛中寒食衆花未開獨此花最先故此貴之

四時變接法

此唯洛中氣候可依此變接他處須各隨地氣早晚接

立春前後 接諸般針刺花

白有刺花門

雨水後接

木瓜上接

石南 秋山 木瓜 香木瓜 軟棘 木瓜 宜州 木瓜

櫻桃上接

諸般桃

木

筆上接

木蘭 辛夷

玉拂子上接

玉蝴蝶 蝶 花 八仙花

野薔薇上接

干葉 黃 薔薇 井 諸般刺花

檉梓上接

檉

楂子上接

檉

二月節

棕棹上接

林檎 海棠

桃棹上接

諸般桃

杏棹上接

諸般杏子

棠梨上接

諸般梨海棠

春分節 壓檜柏 分百合 接玫瑰 分玉簪 栽芙蓉 分

碧蘆 分芭蕉 灌百合 剪金石竹 下金錢子 種山丹

分早蓮 石榴上接

諸般石榴

軟棗上接諸般柿

著壹柿并頭柿

照面柿旋帶柿

八海柿 扶漢柿 棗棹上接

朱柿

梓柿

藥 栽紫條玫瑰

三月上旬 種諸般花子 栽百般花

三月穀雨節 分諸般菊 種諸般雞冠 栽五色莧 紅莧

五月節 種諸般竹 十三日竹迷

六月節 種玉筋子 望仙子

六月已前皆可種須澆灌乃活

七月節 種木瓜 壓軟條檜

處暑 種諸般芍藥 種牡丹子

八月節 分牡丹 接牡丹篋子 分芍藥 栽諸般針刺花

種麗春望仙 撒石竹并剪金錢等花子或分栽

九月節 種桃核 麗春子 望仙子 紫條玫瑰 石竹

霜降 種諸般菓子樹

十月節 種小桃 諸般雜林木

十二月節 揭凍榆木 分擘錦被堆 減拔粉團子

接花法

接花必于秋社後九月前餘皆非其時也接花預于二三年前種
下祖子唯根盛者爲佳蓋家祖子根前而嫩嫩則津脉盛而木實
山祖子多老根少而木虛接之多天削接頭欲平而闊常令根皮
包含接頭勿令作陡刃刃厚則帶皮處厚而根狹刃陡則接頭多退出而皮不相
對津脉不通遂致枯死矣接頭繫縛欲密勿令透風不可令雨溼
瘡口接頭必以細土覆之不可令人觸動接後月餘須時時看覷
覷根下勿令生妬芽芽生卽分減却津脉而接頭枯矣凡透接頭
須取木枝肥嫩花芽盛大平而圓實者爲佳虛尖者無花矣

栽花法

凡欲栽花須于四五月間先治地如地稍肥美卽翻起深二尺以未去石瓦礫皮頻鋤削勿令生艸至秋社後九月以前栽之若地多瓦礫或帶鹹鹵則鋤深三尺以上去盡舊土別取新好黃土換填切不可用糞糞卽生螻蛄面蠹花根矣根蠹則花頭不大面不成千葉也凡栽花不欲深深則根不行面花不發旺也但以瘡口齊土面爲佳此深淺之度也掘土坑須量花根長短爲淺深之準坑欲闊平而土欲肥面細然于土坑中心拍成小土墩子其墩子欲上銳面下闊將花于土墩上坐定然後整理花根令四向橫垂勿令掘摺爲妙然後用一生黃土覆之以瘡口齊土面爲準

種祖子法

凡欲種花子先于五六月間擇背陰處肥美地治作畦鉏欲深面頻地如不佳翻換如栽花法每歲七月以後取千葉牡丹花子候

花瓶欲拆其子微變黃時采之破其瓶子取子于已治畦地內一如種菜法種之不得隔日隔日多卽花瓶乾而子黑子黑則種之萬無一生矣撒子欲密不欲疎疎則不生不厭太密地稍乾則先以水灌之候水脉勻潤然後撒子訖把摟一如種菜法每十日一澆有雨卽止冬月須用木葉蓋覆有雪卽以雪覆木葉上候月間卽生芽葉矣生時頻去草久無雨卽十日一澆灌切不得用糞候至八月社後別治畦分開種之如栽菜法如花子已熟未曾治地卽先取花瓶連子掘地坑窖之一面連治地候熟可種卽取窖中子依前法撒之其中間或有却成千葉者

打剝花法

凡千葉牡丹須于八月社前打剝一番每株上只留花頭四枝已來餘者皆可截先接頭于祖上接之候至來年二月間所留花芽間小葉見其中花蕊切須子細辨認若花芽須平而圓實卽留之

此千葉花也若花蕊虛卽不成千葉須當去之每株只留三兩蕊可也花頭多卽不成千葉面開頭小矣

分芍藥法

分芍藥處暑爲上時八月爲中時九月爲下時取芍藥須闊鋤勿令損根取出淨洗土看窠株大小花芽多寡隨時分之每窠須當四芽以上一生好細黃土和泥漿蘸花根坐于坑中土墩上整理根令四向橫垂然後以細黃土培之根不欲深深則花不發旺令花根低如土面一指以下爲佳耳不得用糞候春間花芽發更看骨堆子如頭圓平面實則留之虛大者無花矣新栽時每窠可只留花頭一兩朵候一二年花得地力可留四五朵花頭多卽不成千葉矣慎之慎之栽芍藥于陰處晾根令微乾然後種則花速起發掘取後可留月餘不妨寄遠尤宜

說郭卷第二十六終

說郛卷第二十七

雲仙散錄 一卷

唐馮贄

纂類之書多矣其間所載世人用于文字者亦不下數千輩則今未免爲陳言也予事科舉三十年蔑然無効天祐元年退居故里築選書堂以居取九世所蓄典籍經史子集二十萬八千一百二十卷六千九百餘帙撮其膏髓列爲一書其門目未暇派別也成于四年之秋由急于應文房之用乃不能詳又數歲復得中篇者四部英華筆頭飛文壇戈戟應題錄皆傳記集異之說若見于常常之書者此必略之庶兵火煨燼之後來者不至束手豈小補與同志者幸爲珍祕之天復元年十二月序

幽人筆 司空圖隱于中條山芟松枝爲筆管人問之曰幽人筆

正當如是 軒漢錄

飛雲履。白樂天燒丹于廬山艸堂作飛雲履玄綾爲質四面以素絹作雲朵染以四選香振履則如烟霧樂天著示山中道友曰吾足下生雲計不久上升朱府矣。權人異微

孫登琴。孫登琴遇雨必有響如刃物聲竟因陰雨破作數截有

黑蛟湧去。金徽變化篇

碁聲與律呂相應。元頤本杵碁聲與律呂相應蓋用響玉爲盤

非有異術也。燕天洞覽

紅白二墨。楚王靈夔使人造紅白二墨爲戲及書寫衣服黑衣

用白書白衣用紅書自成一家。大廣雜記

龍耳李。崔奉國家一種李肉厚而無核識者曰天罰乖龍必割

其耳耳血墮地放生此李。琴莊美事

無塵子。方鎔隱天門山以棕櫚葉拂書號曰無塵子月以酒脯

祭之。高士春秋

惜春御史 穆宗每宮中花開則以重頂帳蒙蔽欄檻置惜春御

史掌之號曰括春

玉塵集

夢裁錦 蕭穎士少夢有人授紙百番開之皆是繡花又夢裁錦

因此文思大進

文章淵源

柳神九烈君 李固言未第時行古柳下聞彈指聲固言問之應

曰吾柳神九烈君已用柳汁染子之衣矣科第無疑得藍袍當以

棗饅祠我固言許之未幾狀元及第

三峰集

文星典吏 杜子美十餘歲夢人令采文于康水覺而問人此水

在二十里外往求之見鵝冠童子告曰汝本文星典吏天使汝下

謫爲唐世文章海九雲誥已降可于豆隴下取甫依其言果得一

石金字曰詩王本在陳芳國九夜捫之麟篆熟聲振扶桑享天福

後因佩入葱市歸而飛火滿室有聲曰選逅穢吾令汝文而不貴

文覽

玄山印記 陳茂爲尙書郎每書信印記曰玄山典記又曰玄山印擣朱礬澆麝酒閑則匣以鎮犀養以透雲香印書達數千里香不斷印刻胭脂末爲之

玄山記

鳳窠羣女 姑臧太守張憲使娼妓戴拂帶錦衣仙裳密粉淡妝使侍閣下奏書者號傳芳妓酌酒者號龍津女傳食者號仙盤使代書札者號墨娥換香者號麝姬掌詩藁者號雙清子諸倡曰鳳窠羣女又曰閣雲隊曳雲仙

姑臧前世紀

棠木印 張寶凡衣服采帛皆以所任官印之白黃物以墨紅黑物以粉常曰此印賢于掌庫奴遠矣文字亦然人收寶文以有棠木印者爲真

張寶就印錄

涼物 房壽六月召客坐楸竹簟凭狐文几編香藤爲俎剝椰子爲杯擣蓮花製碧芳酒調羊酪造含風鮓皆涼物也壽勸吳田以轆轤瓮田懼其深曰但思龍門溪水濯麴蘖腸耳

印頭錄

梅粧閣 郭元振落梅粧閣有婢數十人客至則拖鴛鴦禳羣參

一曲終則賞以糖雞卵明其聲也宴罷散九和握香

效國錄

梅檀寺春秋二會 梅檀寺悟本師春秋二會斂牛乳爲龍華飯

供獻結綵錢爲幡蓋設客以吳興鬪團糟授戒者施以般若錢求

男者解密珠璫

續國選錄

搔首問青天 李白登華山落雁峯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想通

天帝座矣恨不攜謝朓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耳

搔首集

清高門戶 白樂天語人曰吾以脫去利名枷鎖團清高門戶但

蓮龕子母丹不知何時可成

白鹿齋

午橋莊 裴令臨終告門人曰吾死無所繫但午橋莊松雲嶺未

成軟碧池繡尾魚未長漢書未終篇爲可恨耳

晉公遺語

養硯墨筆紙 養筆以硫黃酒舒其毫養紙以芙蓉粉借其色養

硯以文綾蓋貴乎隔塵養墨以豹皮囊貴乎遠溼逢溪子遵之

文

迷香洞 史鳳宣城妓也待客以等差甚異者有迷香洞神雞枕
鎖蓮燈次則交紅被傳香枕八分羊下則不相見以閉門羹待之
使人致語曰請公夢中來馮垂客于鳳馨囊有銅錢三十萬盡納
得至迷香洞題九迷詩于照春屏而歸

常新錄

袖裏春 元宗爲太子時愛妾號鸞兒多從中貴董遣遙微行以

輕羅造梨花散蕊裏以月麟香號袖裏春所至暗遺之

史蹟錄

金鳳凰 周光祿諸妓掠髮用鬱金油傅面用龍消粉染衣以沈

水香月終人賞金鳳凰一隻

傳芳略記

芋魁遭遇 李華燒三城絕品炭以龍腦裹芋魁煨之擊爐曰芋

魁遭遇矣

三賢典語

山神以豐年相報 琴叟耕鳳嶺之田以虎紋巾裹犂推之曰勞

吾躬耕山神必以豐年相報已而果然

風期退耕傳

掃露明軒 王施避巢寇入天台山主人賀理給以牛粥練裙施

謝曰公乃命司延我光景當爲掃露明軒永爲下吏

芳賢傳

吞雲夢澤 張曲江語人曰學者常想胸次吞雲夢澤筆頭湧若

耶溪量既并包文亦浩瀚

徵文玉井

田水聲 淵明嘗聞田水聲倚杖久聽笑曰秫稻已秀翠色染人

時剖胸襟一洗荆棘此水過吾師丈人矣

酒明別傳

俗耳鍼砭詩腸鼓吹 戴顓春日攜雙柑斗酒人問何之必曰往

聽黃鸝聲此俗耳鍼砭詩腸鼓吹汝知之乎

高隱外書

半月履 趙廷芝安成人作半月履裁千紋布爲之托以精銀縵

以絳蠟唐輔明過之奪取以貯酒已乃自飲廷芝問之答曰公器

皿太微此履有滄海之積耳

安成記

烟姿玉骨 袁豐居宅後有六株梅開時爲鄰屋烟氣所爍屋乃

貧人所寄豐卽塗泥塞竈張幙蔽風久之拆去其屋歎曰烟姿玉

骨世外佳人但恨無傾城笑耳即使妓秋蟾出比之乃云可與比
驅爭先然脂粉之徒正當在後

張楫林桂林志

日精 陸展郎中見楊梅歎曰此果恐是日精然若無蜂兒采香
誰勝難和之味卽以竹絲籃貯千枚并茶花蜜送衡山道士

常香真

湘潭記

羔羊揮淚 程皓以鐵床爇肉肥膏見火則油焰淋漓皓戲言曰
羔羊揮淚矣又曰我以三十萬錢償鐵匠而得此奉養豈不太過

方德遠金陵記

屋龍更衣 饒子卿隱廬山康王谷無瓦屋代以茅茨每年一易
茅謂之屋龍更衣咸時雨溼致漏則以油幄承梁坐於其下初不

愁嘆

十三賢共注廬山記

掌有臥蛇文 傅咸掌有臥蛇文指甲上隱起花艸如雕刻是以
文章過人

遼通公南康記

畫中景 石崇砌上就苔蘇刻成百花飾以金玉曰畫中之景不

過如是

耕桑偶記

桃花紙

楊炎在中書後閣糊窗用桃花紙塗以冰油取其明甚

風池編

酒器

李適之有酒器九品蓬萊盞海川螺舞仙盞瓠子卮幔卷

荷金蕉葉玉蟾兒醉劉伶東溟樣蓬萊盞上有山象三島注酒以
山沒爲限舞仙盞右闕楨酒滿則仙人出舞瑞香球子落盞外

原記

買春錢

進士不第者親知供酒肉費號買春錢

承平舊事

苦吟

孟浩然眉毫

一作毛

盡落裴祐袖手衣袖至穿王維至走入

醋瓮皆苦吟者也

詩源指訣

碎金面棋盤

蘇尚書八十猶參禪大瀉訪之以手拍碎金面棋

盤尚書尋有悟解

當時原學錄

翡翠指環 何充妓于後閣以翡翠指環換刺繡筆充知嘆曰此物洞仙與吾欲保長年之好乃令蒼頭急以蜻蜓帽贖之

雜錄記

赤將軍 哥舒翰有馬曰赤將軍翰愛之甚常以朝章加其背曰

過吾北林兒遠矣此駿材也

馬癖記

地脂 高展爲并州判官一日見砌間沫出以手撮之試塗一老

吏面上皺皮頓改如少年色展以謂必神藥問承天道士答曰此

名地脂食之不死展乃發磚已無所覩

方輿編年

過門錢 龍山康甫慷慨不羈每日置酒于門邀留賓客不住者

贈過門錢日費酒者鶴鶩餅二十

放蕩集

爭春館 揚州太守圃中有杏花數十畷每至爛開張大宴一株

令一娼倚其傍立館曰爭春閣元中宴罷夜闌人或云花有歎聲

揚州事迹

郇公廚 韋陟廚中飲食之香錯雜人入于中多飽飫而歸語人

曰人欲不飯筋骨舒黃緣須入郇公廚

長安後記

食蒲桃

楊炎食蒲桃曰汝若不澀當以太原尹相授

河東常錄

評花

黎舉常云欲令梅聘海棠棖子臣櫻桃及以芥嫁筍但恨

時不同耳然牡丹醑醺楊梅枇杷幸爲執友

金城記

過廳羊

熊翔每會客至酒半塔前旋殺羊令衆客自割隨所好

者綵綫繫之記號畢蒸之各自認取以剛竹刀切食一時盛行號

過廳羊

青州雜記

界尺筆槽

有借界尺筆槽而破其槽者白其主人曰韓直木如

常孤竹君無恙但半面之交忽然折節矣主人大笑

玉塵集

犀如意

虞世南以犀如意爬癢久之歎曰妨吾聲律半工

陶家瓶

餘事

萱艸浣衣

鄭源令婢萱艸浣衣萱艸輒云郎君塵土太多令人

手皮俱脫

三筆集

惠一絲兩絲 杜甫寓蜀每蠶熟卽與兒躬行而乞曰如或相憫

惠我一絲兩絲

院花旅地志

少延清歡 陶淵明得太守送酒多以春秫水雜投之曰少延清

歡數日

淵明別傳

筆文章貨 羅隱喜筆工莫鳳語之曰筆文章貨也吾以一物助
子取高價卽贈雁頭牋百幅士夫聞之懷金問價或以綵羅大組

換之

龍鬚志

義之鬼 虞世南書冠當時人謂其有義之鬼

字錦

却老先生 王僧虔晚年惡白髮一日對客左右進銅鑷僧虔曰

却老先生至矣庶幾乎

南康記

小兒司命 郭汾陽語子弟曰西陽庶寶方小兒之司命不可不

讀

從容錄

軟棗饅 宣慈寺每求化人先留食軟棗饅柳尙書方食饅袖疏

欲出尙書急解連帶緋袍鑲子魚袋施之

海墨微言

酒窟 蘇晉作曲室爲飲所名酒窟又地上每一磚鋪以甌酒計

磚約五萬枚盡日率友朋次第飲之取盡而已

醉仙圖記

詩成裁紙窗 段九章詩成無紙就窗裁故紙連綴用之九章字

惠文

蓬原記

白羊妝點芳艸 午橋莊小兒坡茂艸盈里晉公每使數羣白羊

散于坡上曰芳艸多情賴此妝點也

窮幽記

浮萍爲鴨作茵褥 浮光多美鴨太原少尹樊千里買百隻置後

池載數車浮萍入池使爲鴨作茵褥

羅林異景志

自爲小君裁翦 李紳爲相時俗尙輕綃染蘸碧爲婦人衣紳自

爲小君裁翦

風池圖

弄葫蘆成詩 王筠好弄葫蘆每吟詠則注水于葫蘆傾已復注

若擲之於地則詩成矣

詩源指訣

按花浸酒 楊恂遇花時就花下取蕊粘綴于婦人衣上微用蜜

臍兼按花浸酒以快一時之意

玉堂雜事

簇酒 辛洞好酒而無資常攜榼登人門每家取一盞投之號爲

簇酒

飲園錄

斂衣 伊處士從衆人求尺寸之帛聚而服之目曰斂衣

振首集

糖蜜莫逆交 陳昉得蜀糖輒以蜜澆之曰與蜜本莫逆交

傳芳略

記

印宮人臂 明皇開元初宮人被進御者日印選以綢繆記印于

臂上文曰風月常新印畢漬以桂紅膏則水洗色不退

史隲錄

燭圍 韋陟家宴使每婢執一燭四而佇立人呼爲燭圍

長安後記

宴客典斟 陳無咎宴客一客用一婢典斟必十二斟而後使滿

以盡誠敬之道

格齋要略

聚香圍 揚州太守仲端畏妻不敢延客謝廷皓謁之坐久飢甚

端入內袖聚香團唱之

揚州事述

待闕鴛鴦社

朱子春未婚前團房室帷帳甚麗以待其事旁人

謂之待闕鴛鴦社

粧樓記

二花

阮文姬插髮用杏花陶溥公呼曰二花

河東舊錄

三鹿郡公

袁利見爲性頑獷方棠謂袁生已封三鹿郡公蓋譏

其大麤疎也

麤燕記

坐間生花

宋旻語常帶華藻李孺安曰時方三月坐間生無數

牡丹花矣

鄒郭名錄

口吻生花

張祐苦吟妻孥喚之不應以責祐祐曰吾方口吻生

花豈恤汝輩

白氏金鑑

數米而食

沈休文羸劣多病日數米而食羹不過一筋

青陽記

吞花臥酒

虞松方春以爲掘月擔風且留後日吞花臥酒不可

過時

曲江春宴錄

屋竅如七星 鄭廣文屋室破漏自下望之竅如七星

廣原記

玄祿 老子始生其母名之曰玄祿

廣原記

淵明拜火 陶淵明自用銅鉢煮粥爲二食具遇發火則再拜曰

非有是火何以充腹

淵明別傳

筆封九錫 薛稷爲筆封九錫拜墨曹都統黑水郡王兼毛州刺

史

廣原志

墨封九錫 稷又爲墨封九錫拜松燕督護玄香太守兼亳州諸

郡平章事是日墨吐異氣結成樓臺狀鄭里來觀食久乃滅

廣原記

紙封九錫 稷又爲紙封九錫拜楮國公白州刺史統領萬字軍

界道中郎將

本略

硯封九錫 稷又爲硯封九錫拜離石鄉侯使持節卽墨軍事長

史兼鐵面尙書

廣原志新傳

爲花樹洗瘡止痛 郭文在山間有石榴楊梅等花爲樵牧所傷

殆甚賣簪沽酒以澆花樹人間之曰爲二子洗瘡止痛

芳賢傳

石斧欲砍斷詩手 杜甫子宗武以詩示阮兵曹答以石斧一具

隨使并詩還之宗武曰斧父斤也兵曹使我呈父加斤削也俄而阮聞之曰誤矣欲子砍斷其手此手若存天下詩名又在杜家矣

文覽

譚衣 穆宗以玄絹白書素紗墨書爲衣服賜承幸宮人皆淫鄙之詞時號譚衣至廣明中猶有存者

史諫錄

焚杜甫詩飲以膏蜜 張籍取杜甫詩一帙焚取灰爐副以膏蜜頓飲之曰令吾肝腸從此改易

詩源指談

七井生涼 霍仙鳴別墅在龍門一室之中開七井皆以雕鏤木

盤覆之夏月坐其上七井生涼不知暑氣

靈林異景志

糖市 洛陽振德坊皆貧民利享糖飴之薄賀知章目爲糖市

從

容錄

太祖皇帝既下河北乘勝欲取幽燕或以師老爲言太祖不能決時趙中令留守汴都走書問之趙回奏曰所得者少所失者多非唯得少之中猶難入手又況失多之後別有關心太祖得奏卽日班師

熙寧中上元宣仁太后御樓觀燈召外族悉集樓上神宗皇帝數遣黃門稟曰外家有合推恩乞疏示姓名卽降處分宣仁答云此自有所處不煩聖慮明日上問何以處之宣仁答曰大者各與絹二疋小者各與乳糖獅子兩箇時內外咸嘆仰后德爲不可及也元豐中王岐公位宰相王和父尹京上眷甚渥行且大用岐公乘間奏曰京師術者皆言王安禮明年二月作執政神宗怒曰執政除拜由朕豈由術者之言它日縱當次補特且遲之明年奏安禮果拜左丞珪曰陛下乃違前言何也上默然久之曰朕偶忘記信

知果是命也

章公惇罷相俄落職林公希爲舍人當制制□□謫詞云悻悻無大臣之節怏怏非少主之臣章相寄聲曰此一聯無乃太甚林答曰長官發怒雜職棒毒無足怪也

東坡嘗謂錢穆父曰尋常往來止可稱家有無艸艸相聚不必過爲供具穆父一日折簡召坡食晶飯坡至乃設飯一盂蘿蔔一椀白湯一盞而已蓋以三白爲晶也後數日坡復召穆父食羹飯穆父意坡必有毛物相苦比至日晏並不設食穆父饑餒甚坡笑曰飯也毛蘿蔔也毛湯也毛

毛音模京師俗語無爲模

穆父笑曰子瞻可謂善

戲謔者也

司馬溫公與蘇子瞻論茶墨俱香云茶與墨二者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蘇曰奇茶妙墨俱香是其德同也皆堅是其操同也譬如賢人君子黔皙美惡之不同其德

操一也公笑以爲然

王和父守金陵荆公退居半山每出跨驢從二村僕一日入城忽遇和父之出公亟入編戶家避之老姥自言病店求藥公隨行偶有藥取以遺之姥酬以麻縷一縷云相公可將歸人事相婆也公笑而受之

東坡與溫公論事公之論與坡偶不合坡曰相公此論故爲繫斲

踢溫公不解其義曰繫安能斲踢坡曰是之謂繫斲踢

此本水鏡今見

東坡聞荆公字說新成戲曰以竹鞭馬爲篤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又曰鳩字从九从鳥亦有證據詩曰鳴鳩在桑其子七兮和爺和娘恰是九箇

今之祕色磁器世言錢氏有國越州燒進爲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故云祕色嘗見陸龜蒙詩集越器云九秋風露越窰開奪得千峯翠色來好向中霄盛沆瀣共嵇中散鬪遺楮乃知唐已有祕

色

歐陽詢化度寺碑虞世南孔子廟堂記柳公權陰符經敍三公以書名而三碑又碑之最精者

佛印禪師爲王觀文陞座祝香云此一瓣香奉爲掃烟塵博士護世界大王殺人不眨眼上將軍立地成佛大居士王公大喜以其久帥多專殺也

三蘇自蜀來張安道歐陽永叔延譽於朝自是名譽大振明允一日見安道安道問云令嗣近日看甚文字明允答以軾近日方再看前漢安道曰文字尙看兩遍乎明允歸以語子瞻子瞻曰此老特未知世間人果有看三通者安道嘗借人十七史經月卽還云已盡閱其天資強記數行俱下前輩宿儒罕能及也

李賓王利用番陽人躬行君子人也又善相嘗云郭林宗作玉管通神有四句云貴賤視其眉目知慧察其皮毛苦樂觀其手足貧

富觀其頤頰

毗陵有成郎中者宣和中爲省官貌不揚而多髭再娶之夕岳母
陋之曰我女如菩薩乃嫁一麻胡命成作詩成乃操筆大書云一
牀兩好世間無好女如何得好夫高捲珠簾明點燭試教菩薩看
麻胡其女能安分隨緣和鳴偕老兒女成行各以壽終
蘇子瞻任鳳翔府節度判官章子厚爲商州商令同試永興軍進
士劉原父爲帥皆以國士遇之二人相得歡甚同游南山諸寺寺
有山魃爲祟客不敢宿子厚宿山魃不敢出抵仙游潭下臨絕壁
萬仞岸甚狹橫木架橋子厚推子瞻過潭書壁子瞻不敢過子厚
平步以過用索繫樹躡之上下神色不動以漆墨濡筆大書石壁
上曰章惇蘇軾來游子瞻拊其背曰子厚必能殺人子厚曰何也
子瞻曰能自拚命者能殺人也子厚大笑

山房隨筆一

元蔣正子

字平仲

辛稼軒帥浙東時晦菴南軒任倉憲使劉改之欲見辛不納二公爲之地云某日公宴至後筵便坐君可來門者不納但諠爭之必可入旣而改之如所教門外果諠譁辛問故門者以告辛怒甚二公因言改之豪傑也善賦詩可試納之改之至長揖公問能詩乎曰能時方進羊腰腎羹辛命賦之改之對寒甚願乞卮酒酒罷乞韻時飲酒手顫餘瀝流於懷因以流字爲韻卽吟云拔毫已付管城子爛首曾封關內侯死後不知身外物也隨樽俎伴風流辛大喜命共嘗此羹終席而去厚餽焉席散南軒邀至公廨置酒語之曰先君魏公一生公忠爲國功厄於命來挽者竟無一章得此意願君有作以發幽潛改之卽賦一絕云背水未成韓信陳明星已隕武侯軍平生一點不平氣化作祝融峯上雲南軒爲之墮淚今龍州集中不見此二詩豈進珠耶又稼軒守京口時大雪帥僚佐登多景樓改之弊衣曳履而前辛令賦雪以難字爲韻卽賦云功

名有分平吳易貧賤無交訪戴難自此莫逆云

李恭山節汾州人也賦楊妃菊云命委嵬坡萬馬泥驚魂飛上傲霜枝西風落日東籬下薄倖三郎知不知

直北某州有道君題壁一詩云徹夜西風撼破扉蕭條孤館一燈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斷天南無雁飛

曾聞海上鐵斗膽猶見雲中金甲神乃陸樞密君實挽張郢州世傑詩也郢州擁德祐景祥炎興于海上各擁兵南北岸一夕忽大風雨皆不利郢州舟覆而薨翌早尋得屍棺斂焚島上其中膽如斗更焚不化諸軍感慟須臾雲中現金甲神人且云今天亡我關係不小後身出多驅除恢復矣此詩全篇不傳忠義英烈雖亡猶耿耿也

京口天慶觀主聶碧窗江西人嘗爲龍翔宮書記北朝赦至感而有詩云乾坤殺氣正沈沈又聽燕臺降德音萬口盡傳新詔好累

朝誰念舊恩深分茅列土將軍志問舍求田父老心麗正押班猶
昨日小臣無語淚霑襟又哀被擄婦云當年結髮在深閨豈料人
生有別離到底不知因色悞馬前猶自買臙脂又詠胡婦云雙柳
垂鬟別樣梳醉來馬上倩人扶江南有眼何曾見爭捲珠簾看固
姑觀中有趙太祖真容北來者見必拜聶因題其上云鳳表龍姿
儼若新一回展卷一傷神天顏亦怪君非虜河北山東總舊臣
三山林觀過年七歲嬉遊市中以鬻詩自命或戲令詠轉矢氣云
視之不見名曰希聽之不聞名曰夷不啻若自其口出人皆掩鼻
而過之林試神童壽不甚達

薛制機言有賀自長沙嶺鎮南昌者啓云夜醉長沙曉行湘水難
教橋燕之留朝飛南浦暮捲西山來聽佩鸞之舞又有賀除直祕
閣依舊沿江制置司幹辦公事云望玉宇瑤樓之邃何似人間從
綸巾羽扇之游依然江表上已請客云三月三日長安水邊多麗

人一詠一觴會稽山陰修禊事又云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崇山峻嶺修竹茂林羣賢畢至端平中余申周翰分教毘陵題選人簿云三年大比視郊祀天地之禮均萬乘臨軒與封拜公孤之儀等中一聯云昭陵之仁如天積歲月而養成巨棟歐公之學如海鼓波濤而放出老龍惜未見全篇

文本心典淮郡蕭條殊甚謝賈相啓有云人家如破寺十室九空太守若頭陀兩粥一飯

蔣復軒鑷白髮詩云勸君休鑷鬢毛斑鬢到斑時已自難多少朱門少年子業風吹上北邙山

杜氏婦作北行詩江淮幼女別鄉閭一似昭君遠嫁胡默默一身歸故國區區千里逐狂夫慵拈簫管吹羌笛嬾繫羅裙舞鷓鴣多少眼前悲泣事不如花柳舊江都此等多有戲作題之驛亭以爲

美談

元遣山好問裕之北方文雄也其妹爲女冠文而豔張平章當揆欲娶之使人囑裕之辭以可否在妹妹以爲可則可張喜自往訪覘其所向至則方自手補天花版輟而迎之張詢近日所作應聲答曰補天手段慙施張不許纖塵落畫堂寄語新來雙燕子移巢別處覓雕梁張悚然而出

遨溪張復題兩竹圖云娟娟而淨森森而立孟宗何之淚痕猶溼風竹圖云可屈者氣不屈者節故人之來盡掃秋月有思致可采天台陳剛中孚在燕端陽日思當母誕日作太常引二章云綵絲堂上簇蘭翹記生母正今朝無地捧金蕉奈烟水龍沙路遙碧天迢遞白雲何處風急雨蕭蕭萬里夢魂消待飛逐錢唐夜潮其二短衣孤劍客乾坤奈無策報親恩三載隔晨昏更疏雨寒燈斷魂赤城霞外西風鶴髮猶想倚柴門蒲醕漫盈樽倩誰寫青山淚痕時爲編修云

三山卓田字稼翁能賦馳聲嘗作詞云丈夫隻手把吳鉤欲斷萬人頭因何鑿石打成心性却爲花柔君看項藉并劉季一怒使人愁只因撞着虞姬戚氏豪傑都休其爲人溺志可想

翰林學士王文炳鐵椎銘朱亥貢金張良受之合以忠義鍛成此鎚銅山可破鎚不可缺金埒可碎鎚不可折噫亂臣滔滔四海噉噉長蛇其毒封豕其饕上帝憤之以鎚畀著月著也王千鎚不自奮假手于女數未莫先時來敢後曾是一揮元兇碎首匪鎚之重唯人之勇雖鎚之功惟人之忠長僅數尺重纔數斤物小用大策此奇助鎚在人亡再用孰堪藏之武庫永鎮姦貪

陳野水言昔紹興學正任滿後入城給取解由道經婺境至山中村舍時暑行倦飢渴入一野室見數人擣柏油一老下確詢所從來野水言自紹興又問往紹興何爲野水言爲學正任滿往求解由老人笑曰汝自討解由我自擣柏油上確不顧野水怪之出問

其隣曰此何人也隣人云此我郡傅省元兵革以來隱處山中父子確油種藝以自給野水取紙書一絕云忽遇山中避世翁居然沮溺古人風白頭方作求名計不滿先生一笑中傅觀詩訖命坐曰子真悟者邪卽命置飲食勞之要之山澤之癯長往不返者巖崖果何限也役役蝸蠅苟竊升斗彼視之一噓耳

趙靜齋淮被執于溧陽豐登莊至北府辭家廟云祖父有功王室德澤沾及子孫今淮計窮被執誓以一死報君刀鋸置之不問萬折忠義常存急告先靈速引庶幾不辱家門卽登棹船發至瓜州被刑無有敢埋其屍者有一寵姬在焦僉省處此姬啓僉省云趙四知府今日已死妾元是他婢子望相公以妾之故夫許妾將屍焚化也是相公一段陰隲焦許焉乃作一棺焚之又啓收骨散之于水亦从之遂以裙盛骨殖到江邊大慟投江水而死又聞其孫享祭靜齋降筆云生居四代將門家不幸遭逢被虜擊死在瓜州

無葬地幽魂夜夜到長沙其兄冰壺滯自京口遷金陵北兵至棄家而遁南徙不返死葬海傍山上

探花王昂榜下擇婿時作催妝詞云喜氣滿門闌先動綺羅香陌行到紫薇花下悟身非凡客不須脂粉污天真嫌怕太紅白留取黛眉淺處畫章臺春色

湘人陳詵登第授岳陽教官夜踰牆與妓江柳狎頗爲人所知時孟之經守岳聞其故一日公宴江柳不侍呼至杖之文其眉鬢間以陳詵二字仍押隸辰州伏法妓及其父母詣學官咎詵云自岳去辰八百里且求資糧陳且泣且悔罄其所有及質衣物得千緡以六百贈柳餘付監押吏卒令善視且以詞餞別云鬢邊一點似飛鴉休把翠鈿遮二年三載千攔百就今日天涯楊花又逐東風去隨分入人家要思量除非酒醒休照菱花柳將行會陸雲西以荆湖制司幹官沿檄至岳與陳有故將至陳先出迎以情告陸

陸陸卽取空名制幹劄填陳姓名檄入制幙旣而孟迎陸入卽開宴陸曰聞籍中有江柳者善謳誰是也孟卽呼至柳以花鈿隱眉間所文以前飲間陸戲語孟曰能以柳見予否孟曰唯命陸笑曰君尙不能容一陳教官豈能與我孟因敍洗之過陸歎惋旣而終席陸呼柳問其事柳出洗送別詞呈陸陸大嗟賞而再登席陸舉詞示孟且誚之曰君試目此作可謂不知人矣今制司檄洗入幙將若之何孟求解於陸并召洗同宴明日劄薦洗且除柳名以畀之陸遂將銑如江陵薦之閩公賈秋壑俾充幙僚洗不獨洗一時之辱且有倖進之喜至今巴陵傳爲佳話矣

揚州瓊花天下祇一本士大夫愛重作亭花側扁曰無雙德祐乙亥北師至花遂不榮趙棠國焱謂有絕句弔之曰名擅無雙氣色雄忍將一死報東風它年我若修花史合傳瓊妃烈女中

北方王郎中宥有歸婦吟其序曰天馬浮江兵強將銳所征無敵

所掠無還俘戮之民奚啻億萬然生死存亡悲歡聚散豈無數存
乎其間夫劉氏者吉之永豐人也問其父母兄弟舅姑夫與子皆
在焉夫我不知則已既知之何獨不令其歸寧於父母乎吾力雖
不能使其死者生亡者存亦可謂悲復歡聚復散者嗚呼不幸之
幸莫大於斯故不可無一言以送也東平士王宥詩曰烈火俱將
玉石焚死生契闊憶中分信音一絕思青鳥泪眼雙穿望白雲殘
日鶴鴿還有難北風鴻雁正離羣新詩送汝還家去重續當年織

錦文

交交桑扈交交桑扈桑滿牆陰三月暮去年蠶時處深閨今年蠶
時涉遠路路傍忽聞人采桑恨不相與攜傾筐一身不蠶甘凍死
祇憶兒女無衣裳不如歸去不如歸去家在浙江東畔住離家
一程遠一程飲食不同言語異今之眷聚昔寇讐開口強笑心懷
憂家鄉欲歸歸未得不如狐死猶首丘泥滑滑泥滑滑脫了繡

鞋脫羅襪前營上馬忙起行後隊搭駝疾催發行來數里日已低
北望燕京在天末朝來傳令更可怪落後行遲都砍殺 鵝鴟鵝
鵝鴟鵝帳房徧野相喧呼阿姊含羞對阿妹大嫂揮淚看小姑一
家不幸俱被虜猶幸同處爲妻孥願言相憐莫相妬這箇不是親
丈夫辭意婉切誦之可傷此金沙潘武子文虎詞也少有雋才善
賦

梁棟隆吉作四禽言云不如歸去錦官宮殿迷烟樹天津橋邊叫
一聲叫破中原無住處不如歸去 脫却布袴貧家能有幾尺布
寒機織盡無得裁可人不來廉叔度脫却布袴 提葫蘆近來酒
賤頻頻沽衆人皆醉我亦醉湘江喚起醒三閭提葫蘆 行不得
也哥哥湖南湖北春意多九疑山前叫虞舜奈此乾坤無路何行
不得也哥哥寓意甚遠諸作不及

賈秋壑敗師亡國後有人刺以詩曰深院無人艸已荒漆屏金字

尙輝煌祇知事去身宜去豈料人亡國亦亡理考發身端有自鄭
人應夢果何祥臥龍不肯留渠住空使晴光滿畫牆又云事到窮
時計亦窮此行難倚鄂州功木棉庵上千年恨秋壑堂中一夢空
石砌苔稠猿步月松庭葉落鳥呼風客來未用多惆悵試向吳山
望故宮又傷西樓詩云檀板敲殘陌上花過牆荆棘刺簷牙指麾
已失鐵如意賜予寧存玉辟邪破屋春歸無主燕壞池雨產在官
蛙木棉庵外尤愁絕月黑夜深聞鬼車有和之者云榮華富貴等
浮花膂力難勝國爪牙漢世但知光擁立唐朝誰識杞姦邪綺羅
化作春風蝶絃管翻成夜雨蛙縱有清漳人百死碧天難挽紫雲
車

秋壑在朝有術者言平章不利姓鄭之人因此每有此姓爲官者
多困抑之武學生鄭虎臣登科輒以罪配之後遇赦得還秋壑喪
師陳靜觀諸公欲置之死地遂尋其平日極仇者爲押送官虎臣

遂請身爲之仍假以武功大夫押其行虎臣一路陵辱求死不能至漳州木棉庵病篤泄瀉踞虎子欲絕虎臣知其服腦子求死乃云好教祇恁地死遂趨數下而殂

庚申履齋吳相循州安置以秋壑賈相私憾之故未幾除承節郎劉宗申知循州劉江湖游士專以口舌嚇逼當路要人貨賄官爵士大夫畏其口姑厚餽彌縫之其得官亦由此守循之際廟堂意責之以黃祖之事宗申至郡所以摭摭履齋者無不至其隨行吏僕以次病死或謂寘毒循州貢院井中故飲此水者皆患足軟而卒履齋終不免秋壑後亦遭鄭虎臣之辱其時趙介如守漳賈門下客也宴虎臣于公舍秋壑亦與焉介如欲客似道似道不可以讓虎臣口稱天使唯謹虎臣不讓似道側坐于下介如察虎臣有殺賈意命館人訪鄭且以辭挑之于時似道衣服飲食皆爲鄭減抑介如作綿衣等餽之見其行李輜重令截寄其處俟得命放回

日就取之其館人語鄭云天使今日押練使至此度必無生理曷若令速殞免受許多苦惱鄭卽云便是這物事受得許多苦欲其死而不死未幾告殂趙往哭鄭不許趙固爭鄭怒云檢我邪趙答云汝也直得一檢然末如之何趙經紀棺殮且致祭其辭云嗚呼履齋死循死于宗申先生死闔死于虎臣嗚呼云云祇此四句然哀激之悃無往不復之微意悉寓其中

秋壑敗後有題其養樂園曰老壑曾居葛嶺西游人誰敢問蘇堤勢將覆餗不回首事到出師方噬臍廢圃更無人作主敗垣唯有客留題算來祇是孤山耐依舊梅花片月低養樂者以其奉母而樂也秋壑賜第正在蘇堤葛嶺孤山之近游人常游自賈據此地有游騎過其門值事者密報必爲所羅織有官者被黜有財者被禍逮世變而後已

史彌遠之立理宗廢濟王或者謂其於夢寐之中有所感而然也後村先生劉克莊以詩譏之云楊柳春風風丞相府梧桐夜雨濟王家人皆謂彌遠是佛位中人乃父丞相浩與覺長老道契握手入堂奧問之曰和尚好我好覺見堂奧中簾幙綺羅榮華富裕粉白黛綠環列左右乃應答曰大丞相富貴好老僧何好之有因此念頭一差積年蒲團工夫俱廢未免墮落一日浩坐廳上儼然見覺不揖突入堂內使人往寺中請相見人回報云覺長坐化國寂于法堂上頃間浩堂裏寵姬弄璋浩默然自知後以覺字爲彌遠之小名觀彌遠二十七年當國册立理宗措天下於太山之安運籌廊廟日食萬錢豈非佛位中人歟彌遠自恃册立之功專權納賄天下變爲污濁彌遠功則有之德則無也賈似道不許配享理宗卽此之由

潘丙潘壬太學生也就湖州率府官册立濟王爲帝事敗不成理

宗賜濟王鳩酒而殂丙壬各梟其首欲屠湖州一城人民彌遠夢中見李侯太尉求免遂追回大統制一城生靈均拜李侯更生之賜至今長興李侯廟人民敬祀以報答其威靈也

李全擾淮之時史彌遠在廟堂束手無策有訛傳全軍馬渡江過行在京師人民惶惶彌遠夜半之際忽披衣而起有愛寵林夫人者見其起得可疑亦推枕而起相隨於後忽見彌遠欲投池中林夫人急扶住泣告曰相公且耐區處數日後忽趙葵捷書至彌遠安得不躍然而喜哉

末句一作彌遠意然而喜

裕齋先生馬光祖知高郵軍適值管軍官榮全率衆叛據城縱軍劫掠與同黨王安等飲宴有妓毛惜惜不服趨承全痛責之惜惜云妾雖賤妓不曾伏事反臣全遂斬之秋崖先生方岳作義倡傳全既受擒光祖因此罷任

馬光祖知京口判犯姦婦云世間若無婦人天下業風方靜觀其

尹京之日不畏貴戚豪強庭無留訟頗得包孝肅公尹開封之規模福王府訴民不還房廊屋錢光祖判云晴則雞卵鴨卵雨則盆滿鉢滿福王若要屋錢直待光祖任滿有士人踰牆偷入室女事覺到官勘令當廳面試光祖出踰牆樓處子詩士人秉筆云花柳平生債風流一段愁踰牆乘興下處子有心樓謝砌應潛越韓香許暗偷有情還愛欲無語強嬌羞不負秦樓約安知漳獄囚玉顏麗如此何用讀書求光祖判云多情多愛還了平生花柳債好箇檀郎室女爲妻也不妨傑才高作聊贈青蚨三百索燭影搖紅記取媒人是馬公犯姦之士既得幸免決罪反因此以得佳偶此光祖以禮待士也

金陵帥閻趙以夫過衢州訪秘書徐霖相見後覩面大慟左右見者駭然不知所哭何事元來哭世道艱險小人在朝君子在野生民不見太平之治以夫與霖俱懷縈緯之憂故也

理宗祀明堂徐清叟爲執綬官玉音問曰貓兒捕鼠如何清叟急
機答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應對雖捷然理宗本命屬鼠一
時答問不覺觸突天聽理宗度量恢宏亦不之咎

宏齋先生包恢年八十有八爲樞密陪祀登拜郊臺精神康健一
日賈似道忽問曰包宏齋高壽步履不艱必有衛養之術願聞其
略恢答曰恢有一服丸子藥乃是不傳之祕方似道欣然欲授其
方恢徐徐笑曰恢喫五十年獨睡丸滿座皆哂

四月初八日謝太后崇壽節初九日度宗乾會節賈似道命司封
郎中黃蛻撰致語中有一聯云聖母神子萬壽無疆亦萬壽無疆
昨日今朝一佛出世又一佛出世滿朝縉紳皆喜之

至元丙子春淮西闖夏貴歸附大元宣授中書左丞至元己卯薨
贈以詩云自古誰不死惜公遲四年問公今日死何似四年前又
有人弔其墓云享年八十三何不七十九嗚呼夏相公萬代名不

朽

大元軍馬渡江賈似道卽出檄書播告中外曰洪惟藝祖肇造我邦至于高宗爰宅吳會以仁守國以德配天未嘗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可以質諸無疑證諸不悖理宗四十一年忠厚之澤著在生民先帝二十一載恭儉之心何負天下不念桓溫羣從尙受卵翼之恩李陵一門初無毫髮之損國家厄運一至於此人心忠義夫豈無之太皇后七秩之聖躬今天子孤惇之沖質在人情猶知恤鄉鄰之老幼豈臣子忍坐視君父之阽危寧無郡國忠臣亦有江湖豪傑共合唱義之旅載馳勤王之師如陶士行慷慨之征申張魏公忠赤之志救日之弓救月之矢便直指於旌旗如礪之山如帶之河尙永堅於盟誓檄到諸路咸使聞知

賈似道名父之子乃父賈涉開闢淮東與國宣勞似道闢帥兩淮亦效父之故智奈何闡材有餘相材不足自當軸以來收拾古銅

器法書名畫玉器珍寶積畜金銀貨泉專用譚玉辨驗以元老之尊爵就與賤娼潘稱心褻狎貪財好色一至於此敗壞宋國遺臭萬年

嗚呼宋之興也始於後周恭帝八歲顯德七年宋之亡也終於德祐元年少帝四歲諱顯德顯德二字不期而合周以主幼而失國宋亦以主幼而亡國周有太后在上禪位於太祖宋有太后在上歸附於大元宋太祖革命之時韓通不伏而被誅陳宜中當國之日韓震無辜而被誅此造物報應之理也愚故爲之說曰興於顯德亡於顯德是爲天數也夫豈偶然之故哉

寄語園翁勤剗艸有時野老出看花此陳偉題建寧郡園事可對人語心常如水平此洪咨夔題門首一柱擎天頭勢重十年踏地脚根牢老子亦常來伺候諸公聊復忍斯須此余份題重慶府戟門并客位子爲才高欺乃父婦因夫貴孽其姑此江萬里題門首

用時自有神開眼來處莫教人皺眉一念忠忱瞻北闕滿腔仁愛
惠東甌此趙汝騰題軍資庫門并譙樓數千里外江湖客十四年
間畎畝人緩數更籌邀月住大開城鑰放春來朔叟不求人道好
建民自與我相安尙有梅腮供客嗅定知柳眼爲人開此劉震孫
題門并建寧府譙樓戟門郡圃不因官府開燈市安得農民識訟
庭亦前人題元宵燈牌者月無貧富家家有燕不炎涼歲歲來此
吳必大爲賈似道作題湖上府門威行塞北幾千里春滿淮南第
一州陽春膏雨一千里明月香風十二樓此江湖遊士爲賈似道
作題譙樓戟門英雄天下無雙士忠義長沙第一家此理宗御書
題趙葵右前諸題桃符詩句雜見野史中今類附於卷末云

說郛卷第二十七終